儀禮正義

儀禮正義卷二十　鄭氏注

績溪胡培翬學

覲禮第十

鄭目錄云覲見也諸侯秋見天子之禮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朝宗禮備覲遇禮省是以享獻不見焉三時禮亾唯此存爾覲禮於五禮屬賓禮大戴第十六小戴第十七別錄第十

疏正義曰毛本賓下脫禮字小戴下脫第字集釋俱有臧鏞堂本賓下亦有禮字○云覲見也者爾雅釋詁文云諸侯秋見天子之禮者據周禮言也云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者周禮大宗伯文鄭彼注云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名殊禮異更遞而徧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覲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之事遇偶也欲其若不期而俱至又大行人曰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鄭注圖比陳協皆考績之言王者春見諸侯則圖其事之可否秋見諸侯則比其功之高下夏見諸侯則陳其謀之是非冬見諸侯則合其慮之異同六服

以其朝歲四時分來更迭如此而偏司馬遷曰春以禮
朝諸侯圖同事夏以禮宗諸侯陳同謀秋以禮覲諸侯
比同功冬以禮遇諸侯圖同慮詩韓奕孔疏云說周禮
者賈逵以爲一方四分之或朝春或覲秋或宗夏或遇
冬藩屏之臣不可虛方俱行故分趣四時助祭也馬融
以爲在東方者朝春在南方者宗夏在西方者覲秋在
北方者遇冬是由經無正文故先儒爲此二說鄭大宗
伯大行人二注竝言分來則是從賈逵之說一方而分
爲四時也韓侯雖是北方諸侯其在北方爲西偏荅於
時分之使當秋覲也周禮賈疏謨謂春則東方盡來夏
則南方盡來致王氏與之駮之謂諸侯皆來率有乘閒
而起孰能禦之褚氏寅亮儀禮管見云康成言六服之
內四方以時分來謂毋一方內各分四時再以六服遠
近定疏數之節此期一定子孫率以爲典其有事而朝
者又不在此數故東方亦可以秋覲北方亦可以夏宗
也此足申鄭義矣云朝宗禮備覲遇禮省者曲禮天子
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
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鄭注諸侯春見曰朝受摯於朝
受享於廟生氣文也秋見曰覲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
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王南

面立於依宁而受焉夏宗依春冬遇依秋春秋時齊侯唁魯昭公以遇禮相見取易略也今案樂記曰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祭義曰朝覲所以致諸侯之臣也經解曰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禮每以朝覲對舉則朝可該宗覲可該遇鄭氏夏宗依春冬遇依秋朝宗禮備覲遇禮省之說當有所受矣白虎通云朝則迎之於著覲則待之於阼階是亦言朝覲之異也陳氏祥道云朝宗於朝以春夏者萬物交際之時故諸公東面諸侯西面以象生氣之文而王於堂下見之所以通上下之志也覲遇於廟以秋冬者萬物分辨之時故諸侯一於北面以象殺氣之質而王於堂上見之所以正君臣之分也朱子語類云覲是正君臣之禮較嚴天子當依而立不下堂而見諸侯朝是講賓主之儀天子當宁而立在路寢門之外相與揖讓而入二說足申朝覲禮異之義云是以享獻不見焉者案下經明言享而此云享獻不見此句疑有闕誤難以强說舊解享字上讀以獻不見爲義賈疏譏其不辭誠然但謂鄭據周禮大行人而說卻亦未確也云三時禮亾唯此存爾者以儀禮十七篇中止有覲禮無朝宗遇禮故鄭注曲禮亦云覲禮今存朝宗遇禮今亾也五經異義公羊說諸侯四時見

天子及相聘皆曰朝以朝時行禮卒而相逢於路曰遇古周禮說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許慎按禮有覲經詩曰韓侯入覲書曰江漢朝宗于海知有朝覲宗遇之禮從周禮說鄭駁之云此皆有似不爲古昔案覲禮曰諸侯前朝皆受舍於朝朝通名也秋之言覲據時所用禮段氏玉裁說文注云此條許鄭本無異不得云駁也今案朝與覲對文異散文亦通此覲禮云諸侯前朝云乃朝以瑞玉則覲亦可名朝故鄭云朝通名也至以秋見爲覲則鄭與許同春秋隱公四年秋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而傳云王覲爲可又云朝陳使請案左氏於陳言朝於王言覲是秋覲之名至春秋時猶存也萬氏斯大謂朝覲止是一禮并疑周官春朝夏宗秋覲冬遇之文不足據非矣○褚氏寅亮云此篇分三節自至于郊至乃歸言在廟受覲正禮諸侯覲于天子以下言時會殷同之禮祭天以下言巡狩而盟之禮王氏士讓儀禮紃解云此篇主言廟中特覲之禮甚明自篇首至饗禮乃歸覲於廟中者也自諸侯覲于天子至末復以覲于國外覲于方岳之禮附焉所謂覲于方岳者謂祭天以下王巡狩而一方之諸侯皆覲也

覲禮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迎于帷門之外再拜

郊謂近郊去王城五十里小行人職曰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則郊勞者大行人也皮弁者天子之朝朝服也璧無束帛者天子之玉尊也不言諸侯言侯氏者明國殊舍異禮不凡之也郊舍狹寡爲帷宮以受勞掌舍職曰爲帷宮設旌門

疏 正義曰張氏爾岐儀禮鄭注句讀云此下言侯氏入覲初至之事至郊則郊勞至國則賜舍凡二節○校勘記云帷石經補缺誤作惟張氏曰注曰小行人職曰按監本曰作曰從監本逆徐本作迎○東重脩監本誤作東今案嚴本作曰作逆各本多同嚴本○案聘禮郊勞以前有許多禮儀此直從至于郊始者盛氏世佐儀禮集編云此篇自郊勞以前賜車服以後文多不具必其詳已見於朝禮故略之也今案使者聞王命即出迎無出請入告禮辭之節與聘異者不敢自同客禮也再拜拜使者也或以爲拜天子之命斯時命尚未宣也且拜天子之命亦不得僅云再拜矣覲時服冕勞服皮弁者勞禮輕於正禮也侯氏亦皮弁者賓主服宜同也 注云郊謂近郊去王城五十里者書序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鄭云天子之國近郊半遠郊去國五十里與此注同餘

詳聘禮及郊下云則郊勞者大行人也者此兼正文以凡
諸侯入王小行人逆勞于畿推而知之故引周禮小行人
職文爲證也必知郊是近郊者以聘禮賓至近郊主國使
卿勞知也左傳昭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又遠
啓疆曰入有郊勞聘禮勞賓于近郊是朝聘皆以郊勞爲
重竊謂近郊之勞五等諸侯皆有之大行人曰上公三勞
侯伯再勞子男一勞或侯伯加以遠郊勞上公加以畿勞
爵尊者其勞遠爵卑者其勞近禮宜然也下經賜侯氏以
車服明言使諸公此但云使人者以五等諸侯爵位不同
使人亦異故渾言之也白虎通曰諸侯將至京師使人通
命於天子天子遣大夫迎之百里之郊遣世子迎之五十
里之郊矣又引尚書大傳曰天子大子年十八曰孟侯於
四方諸侯來朝迎于郊案此鄭所不用蓋以諸經無使世
子郊迎法也考工記玉人曰案十有二寸棗栗十有二列
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鄭注夫人王后也勞
朝諸侯皆九列聘大夫皆五列則十有二列者勞二王之
後也又聘禮夫人勞以二竹簋方其實棗蒸栗擇據此則
王后亦當有勞經不言可知也互詳聘禮云皮弁者天子
之朝朝服也者周禮司服云眡朝則皮弁服此天子常朝
之服也以常朝之服勞侯氏亦如聘禮諸侯以朝服勞聘

賓也云璧無束帛者天子之玉尊也者下經侯氏行享皆束帛加璧此用璧而不用束帛特之所以重其事也敖氏云璧無束帛別於享禮且爲其當還之也云不言諸侯言侯氏者明國殊舍異禮不凡之也者五等通曰諸侯此曰侯氏就來覲之一人言之故云不凡之也云郊舍狹寡爲帷宮以受勞掌舍職曰爲帷宮設旌門者據聘禮受勞于舍門內此云帷門不云舍門則知別爲帷宮以受勞矣以天子使勞徒旅衆多郊舍恐不足以容之也引掌舍文者以取證帷宮之事非以旌門爲帷門也彼注云張帷爲宮則樹旌以表門褚氏云帷宮而旌門天子之制也帷宮而帷門諸侯之制也既有門則未有不圍其四旁以象宮者語最分析敖氏謂帷門不爲宮非矣

使者不荅拜遂執玉三揖至于階使者不讓先升侯氏升聽命降再拜稽首遂升受玉不荅拜者爲人使不當其禮也不讓先升奉王命尊也升者升壇使者東面致命侯氏東階上西面聽之

疏 正義曰注西面聽之毛本面誤向○王氏紃解云上云璧此云玉玉凡圭璋璧琮琥璜皆玉爲之故總稱玉下文奠圭稱瑞玉加璧稱撫玉皆其義也禮經釋例云凡入門將右曲揖北面曲揖當碑揖謂

之三揖此於郊爲帷宮非若寢廟有碑而亦三揖蓋將右曲揖北曲揖至于中庭又揖獻三揖皆在入帷門之後經不云入門文不具也糾解云經著再拜稽首之文凡十一次此受玉與還璧及下受賜舍受戒日四次皆未親覲王而先槀咫尺也張氏惠言儀禮圖云經言遂升受玉則不升成拜也下還玉亦同

注云不荅拜者爲人使不當其禮也者詳士昏禮納采下姜氏兆錫吳氏廷華皆以奉王命尊故不荅與下不讓先升同今案昏禮納采主人迎于門外再拜賓不荅拜彼夫家與女家尊同賓又何爲不荅拜乎美吳之說非矣下經賜侯氏車服侯氏迎于外門外再拜經不云荅拜則亦不荅拜也云不讓先升奉王命尊也者凡讓而先升者敵禮下儐使者侯氏與之讓升侯氏先升是也此時奉王命來則使者尊故不讓先升王氏糾解云禮冠昏鄉射聘食三揖時皆有三讓法此王使尊不讓故特著之云升壇升者以帷宮無堂故知升爲升壇也必知帷宮有壇者襄二十八年左傳云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注云至敵國郊除地封土爲壇以受郊勞是也又宣十八年傳子家壇帷復命于介壇帷連言則帷宮內有壇明矣云使者東面致命侯氏東階上西面聽之者以下經賜車服諸公升自西階東面侯氏升西面知此

小然也○敖氏謂升就使者北面訝受之秦氏蕙田五禮通考云侯氏受玉之位當在西面與使者相竝下云使者左還而立是使者於授玉之後方南面明是時猶東面也敖氏以爲北面訝受非是

使者左還而立

侯氏還璧使者受侯氏降再拜稽首使者乃出

左還還南面示將去也立者見侯氏將有事於己俟之也還玉重禮

疏正義曰璧毛本誤璧嚴本亦誤○還璧注不言面位張氏儀禮圖云當北面以使者南面也蔡氏德晉禮經本義云前降拜受玉也後降拜送玉也或曰前降拜拜王命也後降拜拜王勞己也使者乃出勞禮畢也　注云左還還南面示將去也者謂由東面轉而南面以示將去也敖氏謂左還東面非是敖氏蓋以使者授玉時南面故左還爲東面也不知由南面轉而東面是右還非左還矣云立者見侯氏將有事於己俟之也者謂南面少立以俟還璧也云還玉重禮者聘禮勞用束帛不還此覲用璧則還之聘義曰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賈疏云此以天子之璧不加束帛尊之與圭璋同故亦還之爲重禮也

侯氏乃止使者使者乃入侯氏與之讓升侯氏先升授几侯

氏拜送几使者設几荅拜侯氏先升賓禮統焉几者安賓所以崇優厚也上介出止使者則已布席也

疏正義曰注出止使者毛本出誤正校勘記云張氏曰注曰則已布席也按杭本已作已從杭本案嚴徐鍾本集釋俱作已○敖氏云有司既布席侯氏乃出止使者止止其去也且迎而欲儐之使者亦禮辭許侯氏揖先入使者乃入也既入不言三揖者如上禮可知讓升侯氏與使者三讓而先升使事既畢則行賓主禮也儐而用几尊王使也授几設几之儀見於昏禮聘禮及少牢下篇此經文略也注云侯氏先升賓禮統焉者李氏如主儀禮集釋云統者於主人以此時侯氏為主人也曲禮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孔疏主人先登亦客之義又云聘禮歸饔餼賓儐大夫賓升一等大夫從升以賓作主人故也此亦然云几者安賓所以崇優厚也者案有司徹宰受几注云几所以坐安體此使者不坐而亦設几優之又對聘禮儐勞者無几為優厚也云上介出止使者則已布席也者楊氏復儀禮圖云設几則必有席葢几席相將無席何以設几故知上介出止使者時已布席也經云侯氏乃止使者不云上介注云上介出止者葢侯氏先使上介出止之繼乃自出迎賓入也張氏惠言

儀禮圖云司儀諸侯相朝勞皆有擯介傳辭則此亦陳擯介可知也

侯氏用束帛乘馬儐使者使者再拜受侯氏再拜送幣

儐使者所以致尊敬也拜者各於其階

疏 正義曰王氏士讓儀禮紃解云聘禮儐勞者以束錦不以束帛以乘皮不以乘馬錦文而帛質皮輕而馬重覿崇於聘也今案使者拜受侯氏拜送皆再拜同為王臣敵也注云儐使者所以致尊敬也者案儐主人待賓之禮此及下賜舍賜車服皆有儐者所以致尊敬之意云拜者各於其階者謂侯氏與使者行敵禮若鄉飲鄉射賓于西階上拜主人于作階上拜也

使者降以左驂出侯氏送于門外再拜侯氏遂從之

騑馬曰驂之左驂設在西者其餘三馬侯氏之士遂以出授使者之從者於外從之者遂隨使者以至朝

疏 正義曰注其餘三馬校勘記云徐陳閩葛通解楊氏俱作二集釋作三與疏合今案嚴本作三毛本同○注云騑馬曰驂者說文騑驂也旁馬也馬之在旁者謂之騑亦謂之驂詩小戎鄭箋驂兩騑也孔疏車駕四馬在內兩馬謂之服在外兩馬謂之騑兩騑即兩驂也云在驂設在西者馬在庭北首以西為左左驂最西一馬也云其餘三馬

侯氏之士遂以出授使者之從者於外者案聘禮記主人之庭實則主人遂以出賓之士訝受之注此謂餘三馬也左馬賓執以出矣據此知餘三馬主人使人牽之從賓出以授賓之從者於門外也此侯氏儐使者侯氏為主人使者為賓也云從之者遂隨使者以至朝者約聘禮下大夫勞者遂以賓入至于朝知之高氏愈云遂從之者以天子勞使既至故不敢卽安而急趨王所也

右王使人郊勞

天子賜舍以其新至道路勞苦未受其禮且使卽安也賜舍猶致館也所使者司空與小行人為承擯今文賜皆作錫

【疏】正義曰注作上毛本脫皆字校勘記云嚴本集釋俱有皆字○此舍與下受舍于朝之舍異蔡氏云賜舍之舍館舍也有屋宇受舍之舍次舍也以為幂為之　注云以其新至道路勞苦未受其禮且使卽安也者李氏云聘禮賓至卽欲受之者主人之禮覲禮且使卽安者君上之惠云賜舍猶致館也者案館舍通稱會子問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己是館亦稱舍也此賜舍與聘禮致館一也義互詳彼但聘是鄰國之臣此是己臣故云賜耳

云所使者司空與者聘禮卿致館此司空亦卿故云司空職必知是司空者國語周禮敵國賓至司里授館先大父樸齋先生儀禮釋官云據國語云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于司里則司里當爲司空之屬主營宮室者客館亦宮室之事故司空致之而其屬司里授之也云小行人爲承擯者此致館亦陳擯介周禮小行人職曰及郊勞眡館將幣爲承而擯是也云今文賜皆作錫者胡氏承珙儀禮古今文疏義云案賜正字錫假借字皆者皆下文賜伯父舍也

曰伯父女順命于王所賜伯父舍

此使者致館辭 疏 正義曰校勘記云唐石經脫曰字今案嚴本及各本俱有○下文有伯父叔父伯舅叔舅之稱此云伯父者舉以槪其他也下經言伯父同此女與汝通凡諸侯朝覲之禮皆天子命之故言順命而來也春秋曰公朝于王所敖氏曰賜舍不用幣尊者之禮也 注云此使者致館辭者使者當即司空也吳氏廷華儀禮疑義云此當是擯者傳辭然後使者帥至於館非是王氏紳解云侯氏至朝其時天子即降賜舍之命於是帥至於舍而司空乃宜是命辭於舍門外焉聘禮大夫帥至于館卿致館可推也

侯氏再拜稽首

受館 疏 正義曰謂拜受館也

儐之束帛

乘馬王使人以命致館無禮猶儐之者尊王使也侯氏受館於外旣則儐使者於內疏正義曰注猶儐之者校勘記云儐徐陳閩葛俱作擯誤今案嚴本不誤注云王使人以命致館無禮猶儐之者尊王使也者對上郊勞言也郊勞用璧是有禮此空致館辭無物以將之是無禮也猶儐之者以王使為尊尊王使則尊王命也敖氏云注云禮謂禮物是也云侯氏受館於外旣則儐使者於內者外謂館舍門外內謂館內據上郊勞儐使有出入升降拜受拜送之節其禮不可行之於外此儐使者亦當如之經但言束帛乘馬省文耳敖氏謂儐之亦在舍門外褚氏云注言受於外者受而後即館也受舍後豈有儐於門外之理敖說甚

右王賜侯氏舍

天子使大夫戒曰某日伯父帥乃初事大夫者卿為訝者也掌訝職曰凡訝者賓客至而往詔相其事戒猶告也其為告使順循其事也初猶故也古文帥作率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此下言將覲之事王使人告覲期請侯先期受次於廟凡二事○注卿為訝者也校勘記云陸氏曰卿或作鄉非張氏曰

監巾箱杭本皆作鄉從釋文嚴本今文帥作率今嚴本作古今案聘禮帥衆介夕帥大夫以入鄭兩注皆云古文帥作率則此注他本作今文誤也當從嚴本○蔡氏云某日告以覲日也 注云大夫者卿爲訝者也者案周禮掌訝職曰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鄭注此謂朝覲聘問之日王所使迎賓客於館之訝據此則諸侯朝覲之日有卿爲訝故鄭云卿爲訝者也又引掌訝職曰凡訝者賓客至而往詔相其事者取以證使戒之義案此詔相其事之訝亦卽上云卿爲諸侯訝大夫爲卿訝之類非謂掌訝也經但云使大夫戒鄭知大夫是卿爲諸侯訝者以此訝主迎賓客於館故告覲日使之也云戒猶告也其爲告使順循其事也者公食禮使大夫戒注戒猶告也與此同爾雅釋詁率循也率與帥同國語帥長幼之序韋注帥循也帥又有順意逸周書大匡解諸侯成率孔注率謂奉順也鄭以順循二字解經帥字訓其所爲告者告之使順循其事也云初猶故也者初有始義又有故義禮記檀弓夫魯有初鄭注初謂故事也此帥乃初事亦卽帥循故事之謂非始事故鄭以故解之云古文帥作率者詳聘禮帥衆介夕下

侯氏再拜稽首受覲日也疏正義曰謂拜受告覲日之命也

右王戒覲期

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言諸侯者明來朝者眾矣顧其入覲不得並耳受舍於朝受次於文王廟門之外聘禮記曰宗人授次次以帷少退於君之次則是次也言舍者尊舍也天子使掌次為之諸侯上介先朝受舍此覲也言朝者覲遇之禮雖簡其來之心猶若朝也分別同姓異姓受之將有先後也春秋傳曰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則周禮先同姓【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受舍於朝於重脩監本誤作子次以帷徐陳閩本帷俱作惟誤葛本亦作帷今案嚴本作帷毛本同又聘禮下服本無記字集釋有毛本亦有○前朝謂先覲日也朝猶覲也與下受舍於朝之朝異蔡氏云同姓西面從主人之位異姓東面從賓位也今案皆北上者以近王為尊也曲禮曰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此云西面東面者謂廟門外為位時其入見則皆北面耳

注云言諸侯者明來朝者眾矣顧其入覲不得並耳者上言侯氏祇就一人言之此云諸侯又云皆者依周禮六服四時分來則同時人覲者必多其行之有次序不得並故須前期受舍以防

麦越也云受舍於朝受次於文王廟門之外者賈疏謂聘禮待聘賓在祧天子待覲遇亦當在祧祭法云天子七廟有二祧周禮守祧鄭注祧遷主所藏曰祧穆之遷主藏於文王廟二昭之遷主藏於武王廟今不在武王廟而在文王廟者父尊而子卑故在文王廟也今案鄭注聘禮云待賓客上尊者賈說是矣但未明言受舍於朝為何朝致滋後人議論李氏心傳云受舍於朝所謂外朝也後人以外朝其去廟門甚遠疑鄭說為未確考曲禮孔疏云凡天子三朝其一在路門內謂之燕朝太僕掌之其二是路門外之朝謂之治朝司士掌之其三是皋門之內庫門之外謂之外朝朝士掌之又周禮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鄭注謂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非也劉氏敞天子五門議云禮說天子五門曰皋門曰庫門曰雉門曰應門曰路門此有五門之名無五門之實以詩書禮春秋考之天子有皋門無庫門有應門無雉門有畢門無路門諸侯有庫門無皋門有雉門無應門有路門無畢門天子三門諸侯三門同也而名不同三同也而制不同何以言之邪詩曰乃立皋門皋門有伉乃立應門應門將將書曰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又曰王出在應門之內此皆道天子之禮者也無道庫門雉門者非天子門故也明堂位曰庫

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此言魯之庫門制如皋門魯之雉門制如應門也魯用王禮故門同王門其制雖同而名不同也春秋曰雉門及兩觀災雉門諸侯之禮諸侯有路寢路寢之門是謂路門此諸侯三門也無道皋門應門畢門者非諸侯門故也天子三朝諸侯三朝天子治朝在應門之內諸侯治朝在雉門之內其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右社稷皆夾治朝此春秋所云閒于兩社為公室輔者也仲尼助祭於廟事畢出遊觀之上觀者雉門也祭畢而出遊乃得至觀之上明廟在治朝之左雉門之內也戴氏震作三朝三門考之說與劉略同亦舉五事證宗廟社稷在中門內路門外之左右其說甚確詳聘禮公揖入每門每曲揖下然則受舍於朝即治朝也廟在治朝之左故鄭云受次於文王廟門之外朝也李氏以朝為外朝非矣樂記曰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鄭注文王之廟為明堂制是其意亦以覲為在文王廟也云聘禮記曰宗人授次次以帷少退于君之次者引之以證此舍為次舍也褚氏云廟門外豈能容許多廬舍故注以為帷次敖氏以舍為廬舍非是又云春夏朝宗受摯於朝受享於廟則設次於大門外而廟門外無次秋冬覲遇一受之於廟大門外不須次而廟門外有次說本賈疏云則是次也言

言舍者尊舍也者以其受自王朝尊之故言舍也云天子使掌次爲之諸侯上介先朝受勞者周禮掌次諸侯朝覲則張大次小次是次係天子使張之有定處諸侯使上介先朝受勞也知上介受者以下經有上介皆奉其君之旅置于宮之文知此亦上介也云此覲也言朝者覲遇之禮雖簡其來之心猶若朝也者釋經稱朝之意也云分別同姓異姓受之將有先後也春秋傳曰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則周禮先同姓者言次位如此分別者爲將來受覲有先後之序也左傳隱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公使羽父請于薛侯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是其先同姓之禮也曲禮孔疏云覲禮同姓西面異姓東面鄭注受之將有先後也則是同覲禮之法先同姓後異姓若然案檀弓注云朝覲爵同同位則爵尊先見覲禮見不同者二文雖異其意則同就爵同之中先受同姓之朝周之盟會亦先同姓也故定四年祝佗稱踐士之盟載書云晉重魯申蔡甲午鄭捷齊潘鄭雖小國而在齊上也王氏士讓云同異姓皆北上則同異姓又各以其爵爲序公居上侯次之伯次之子男又次之相繼而南也

右受次於廟門外

侯氏裨冕釋幣于禰

將覲質明時也裨冕者衣裨衣而冠冕也裨之爲言埤也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裨以事尊卑服之而諸侯亦服焉上公袞無升龍侯伯鷩子男毳孤絺卿大夫玄此差司服所掌也禰謂行主遷主矣而云禰親之也釋幣者告將覲也其釋幣如聘大夫將受命釋幣于禰之禮既則祝藏其幣歸乃埋之於祧西階之東今文冕皆作絻

疏

正義曰張氏爾岐云此下至升成拜降出備言入覲之事質明先以將覲告行主乃入覲以瑞玉爲贄次行三享次內袒請罪凡三節王勞之乃出○校勘記云裨閩監俱誤從示注竝同又注上公袞監本袞誤作褻孤絺陸氏曰絺劉本作希案司服注讀希爲絺以希爲字之誤今文冕皆作絻注末嚴本有此六字與單疏標目合今本俱脫徐本亦脫案作單疏標目作爲今案集釋亦有此六字　注云將覲質明時也者謂覲之日質明時釋幣也聘禮賓厥明釋幣于禰云裨冕者衣裨衣而冠冕也者是釋裨冕二字之義五等諸侯袞鷩毳服不同而統名爲裨衣先鄭注司服專以裨衣爲鷩故後鄭不從也云裨之爲言埤也者說文裨益也埤增

也增益也禆埤皆訓爲益鄭以詩云政事一埤益我埤之爲益其義較顯故以埤釋禆也云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禆以事尊卑服之而諸侯亦服焉上公衮無升龍侯伯鷩子男毳孤絺卿大夫玄此差司服所掌也者周禮司服云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鄭注六服同冕者首飾尊也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繢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希繡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舜欲觀焉希讀爲絺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繢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希以爲繡則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希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玄焉凡冕服皆玄衣纁裳司服又云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

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是鄭所據以爲差也禮記曾子問大祝裨冕執束帛鄭注諸侯之卿大夫所服裨冕絺冕也玄冕也宗周禮孤服絺冕卿大夫止服玄冕此注統言卿大夫者孔疏云周禮謂三孤六卿爲九卿是卿名通於孤也曾子問又云諸侯適天子冕而出視朝鄭注諸侯朝天子必裨冕爲將廟受也裨冕者公袞侯伯鷩子男毳玉藻諸侯裨冕以朝鄭注朝天子也裨冕公袞侯伯鷩子男毳也樂記裨冕搢笏鄭注裨冕衣裨衣而冠冕也裨衣袞之屬也孔疏云袞之屬謂從袞冕之衣以下皆是也是鄭解裨冕俱與此注同李氏如圭儀禮集釋云袞者卷龍衣也上公亦服之以無升龍爲異鄭志云大裘之上又有玄衣與裘同色亦是無文采是鄭意以大裘玄衣爲上其袞鷩毳以下俱是附益之衣故名裨衣但天子享祀饗射亦隨事服之不名爲裨唯諸侯及大夫服之乃名裨者蓋以爲此所服者俱是天子附益之衣非上衣亦猶金路象路革路木路之稱偏駕有不敢自同於尊之意或因下注有袞衣者謂裨之上也一語遂疑裨冕當指鷩冕以下言之不知注意謂裨冕上有五袞冕爲上猶之袞冕爲首云耳非以袞與裨較謂袞冕在裨冕之上也放氏直以裨冕爲公鷩侯伯毳子男希又云此朝以裨冕

與周官大行人異褚氏云玉藻禕冕以朝鄭注禕冕公袞矦伯鷩子男毳與大行人職所云上公冕服九章矦伯七章子男五章同也盛氏云上公袞冕九章矦伯鷩冕七章子男毳冕五章皆其上服也上而謂之禕者據王而言猶下記以金路而下爲偏駕也玉藻亦云諸矦玄冕以祭禕冕以朝是三禮所言合矣矦氏禕冕爲將朝也釋幣則因事而服之耳故與正祭異也褚氏云諸矦自祭玄冕而朝王何以服上服尊天子也然不各指其冕名而均曰禕者言其最上服猶是天子之禕云爾尊君抑臣之義也又云禕字之義當從注訓爲埤不當如楊倞訓爲卑今案楊氏倞注荀子富國禮論等篇俱是直用鄭此注禕之言埤也卑字當是埤字之誤後人因禮論有卑冕之文誤改埤爲卑不知卑冕即禕冕楊注已破卑爲禕矣云禰謂行主遷主遷廟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此遷主也又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矦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載於齊車以行此所謂主命即行主也文王世子守於公禰鄭注公禰行主也行以遷主言禰在外親也是其言親之意但彼注及此注先言行主似兼主命在內蓋謂若初封

之侯無遷主則所載必主命也章氏平云經云禰蓋姑設
未有遷主而載主命者言之今案會子問明云諸侯適天
子必告於祖奠於禰旣奠告於祖禰則必奉奠告之幣帛
皮圭以行可知是經言禰之意也云釋幣者告將覲也者
謂因以將覲告禰而行釋幣之禮也郝氏敬云古者天子
受覲於廟所以昭先烈也諸侯入覲告禰所以述先職也
云其釋幣如聘大夫將受命釋幣於禰之禮旣則祝藏其
幣歸乃埋之於祧西階之東者案聘禮不言祧此注言祧
者諸侯以始祖廟爲祧還主藏焉故言祧與大夫異也又
案會子問云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閒此雖
指將出告奠之幣玉言其覲日所釋之幣當亦歸埋於兩
階閒也西階之東卽兩階閒也餘詳聘禮敖氏云釋幣之
禮筵几于其館堂戶牖之閒南面祝升自西階君升自阼
階祝奠幣于几下君北鄉祝在左君及祝再拜興祝曰孝
嗣侯某將覲天子敢用嘉幣告于皇考某侯又再拜君就
東箱祝就西箱有閒君反位祝乃取幣藏之君反于阼乃
降而遂出也歸則埋幣于禰廟西階之東王氏士讓云敖
氏約聘禮特牲少牢諸篇爲此儀所謂推而致於諸侯之
說也今竝錄之云今文冕皆作絻者胡氏承珙云說文冕
大夫以上冠也從冃免聲絻冕或從系作段氏玉裁云覲

禮注云今文冕皆作絻許或之者許意從古文也絻字亦見管子淮南子逸周書封禪書案鄭出今文於注意正與許同

乘墨車載龍旂弧韣乃朝以瑞玉有繅

墨車大夫制也乘之者入天子之國車服不可盡同也交龍爲旂諸侯之所建弧所以張繆之弓也弓衣曰韣瑞玉謂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子穀璧男蒲璧繅所以藉玉以韋衣木廣袤各如其玉之大小以朱白蒼爲六色今文玉爲圭繅或爲璪

疏 正義曰校勘記云注木葛本誤作本今文玉爲圭嚴本通解俱作圭今桼毛本圭作璧○乘墨車覲之日自館舍乘此車以入覲也龍旂弧韣載之於車也朝卽覲也鄭志云朝覲四時通稱故覲禮亦云朝也瑞玉分封時所頒小行人成六瑞鄭注瑞信也皆朝見所執以爲信是也有繅者備眞玉也

注云墨車大夫制也者周禮巾車職云大夫乘墨車此侯氏乘之從大夫制也敖氏云乘墨車屈也載龍旂不沒其賓也王氏士讓云墨車加黑色而漆之不畫者也自士昏乘之爲攝盛自入覲乘之則爲屈云云之者入天子之國車服不可盡同也者張氏爾岐云巾車云同姓金路異姓象路四衛革路各得天子五路之一今乃乘大夫之墨車者以金象等路皆在本國所乘旣入天子之國方服之禅

冕以朝不可更乘此車同於王者故注云車服不可盡同也云交龍爲旂諸侯之所建者周禮司常云交龍爲旂又云諸侯建旂鄭注諸侯畫交龍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復也旂與旗別旗畫熊虎也云弧所以張縿之弓也弓衣曰韣者案旂之正幅爲縿張縿之弓曰弧韜弓之衣曰韣其縿外又有斿綴於縿以爲飾考工記弧旌枉矢以象弧也鄭注引此文云旌旗之屬皆有弧也弧以張縿之幅有衣謂之韣又爲設矢象弧星有矢也枉矢蓋畫之考工記又云龍旂九斿則旂有斿矣說文韣弓衣也鄭注旣夕記及少儀亦皆以韣爲弓衣廣雅釋器云韣弓藏也王氏疏證云韣之言襡也內則注襡韜也今案韜與弢同說文弢弓衣也張氏曰弧韣與龍旂並言注以爲張縿之弓仍是旂上一物侯考盛氏世佐云龍旂象文德也弧弓也載弧不总武備也似以龍旂與弧韣爲二今案考工記言弧旌於旂下明堂位亦云載弧韣旂十有二斿連屬言之則弧郎張旂之物明矣月令之帶以弓韣自別爲一物非旂上之弧也云瑞玉謂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子穀璧男蒲璧者周禮典瑞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朝覲宗遇會同於王是也云繅所以藉玉以韋衣木廣衮各如其玉之大小以朱白蒼爲六色者聘禮記所

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剡上寸半厚半寸博三寸繅三采六等朱白蒼是也餘詳聘禮記云今文玉爲圭繅或爲璪者胡氏承珙云言玉則兼圭璧言圭嫌不見子男故鄭從古文云繅或爲璪者詳聘禮賈人西面坐啓櫝取圭垂繅下

天子設斧依于戶牖之閒左右几

依如今綈素屏風也有繡斧文所以示威也斧謂之黼几玉几也左右者優至尊也其席莞席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

疏 正義曰校勘記云注有繡斧文繡徐陳閩葛俱作屏集釋通解楊敖俱作繡與疏合今案嚴本作繡○周禮司几筵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是斧依司几筵設之此云天子設斧依者言天子之制如是猶云王位設黼依云爾下文天子袞冕負斧依乃言見諸侯之事斧亦作黼依亦作扆鄭義以天子廟制如明堂此云於戶牖之間則仍是中央室左右房之制非明堂五室之制詳下記几俟于東箱下所云戶牖之間者據堂後之室言之古人宮室之制前爲堂後爲室室之左右爲東房西房房有戶而無牖室則戶牖俱有戶在東牖在西皆在室之南壁向堂開之故堂上以室爲中而室戶之西室牖之東又爲室外正中之地堂上以此爲尊位故設斧依於此爾雅釋宮牖戶之間

謂之扆郭注窗東戶西窗卽牖也牖之東戶之西卽所謂戶牖之閒也書顧命云狄設黼扆綴衣牖閒南嚮邵氏晉涵爾雅正義云牖閒卽戶牖之閒擧牖以該戶是也士昏禮主人筵于戶西鄭注戶西者尊處是戶西亦卽此戶牖之閒也明堂位天子負斧依鄭注亦以斧依在戶牖閒孔疏引皇氏云在明堂中央大室戶牖閒此說非也明堂爲五室之制與此經所言廟制殊每室四戶八牖一戶有兩牖夾之所謂兩夾窗也戶在中牖在戶之兩旁則戶牖閒不得爲正中故經但言負斧依不言戶牖之閒鄭據此經推之疏矣左右几者謂斧依之左右皆設几也　注云依如今綈素屛風也有繡斧文所以示威也者案鄭注司几筵云斧謂之黼其繡白黑文以絳帛爲質依其制如屛風然明堂位注云斧依爲斧文屛風邵氏爾雅正義云鄭慶以屛風況依者據漢制言之釋名云扆倚也在後所依倚也屛風言可以屛障風也是鄭以屛風釋依而詩公劉疏乃云斧者屛風之名扆則戶牖之閒地誤矣漢書文帝紀身衣弋綈注弋皁也黑色也賈誼傳又云身衣皁綈是漢之綈多黑色素白也漢之綈素屛風有似周之依爲白黑文故云如今綈素屛風也或曰綈說文云厚繒也素不畫也魏志太祖平柳城頒所獲器物有素屛風持以賜毛玠

漢之素屏風以綈為之故云綈素屏風與又鄭注司几筵
云以絳帛為質謂以絳為地而施白黑於其上也王氏鳴
盛尚書後案云周人尚赤黼扆天子之位當用所尚正色
故以絳絳正赤色也今案以白黑文繡斧形於依上故字
作斧又作黼賈氏周禮疏及此疏謂據繡文言之考工記
云白與黑謂之黼故云黼據文體形質言之近刃白近銎
黑則曰斧是也爾雅釋器曰斧謂之黼郭注黼文畫斧形
因名是二字得通用又依書顧命及爾雅作扆三禮多作
依扆有依倚義故字亦得通用也王制諸侯賜鈇鉞然後
殺中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鉞即斧也是斧有威義故鄭
云所以示威賈氏周禮疏以為取斷割之義失鄭意矣聶
氏三禮圖引舊圖云依從廣八尺畫斧無柄設而不用之
義邵氏爾雅正義云大雅公劉既登乃依鄭箋云登堂負
依士虞禮記佐食無事則出戶負依南面鄭注云戶牖之
閒謂之依是天子諸侯以及士皆設依天子唯畫斧文為
異耳云几玉几也者據司几筵左右玉几及顧命憑玉几
諸文而知也云左右設几優至尊也者儀禮凡為神設几
右之少牢饋食禮祝設几于筵上右之是也為人設几左
之有司徹尸眞几于筵上左之是也此左右並設是優尊
之意邢氏敬曰神几尚右人几尚左左右兼設以安至尊

爲神人共主也云其席莞席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者周禮司几筵云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凡設几必先布席此經言几不言席略之故鄭據司几筵之文補之也彼言莞筵此注言莞席筵與席一物對文近地爲筵以上加之爲席散則通耳餘詳公食大夫禮

天子袞冕負斧依

袞衣者裨之上也繢之繡之爲九章其龍天子有升龍有降龍衣此衣而冠冕南鄕而立以俟諸侯見

疏 正義曰盧云袞從㕣衣〇云袞衣者裨之上也者謂裨冕有五以袞爲上袞亦在裨中說見前袞王者之服唯上公以王者之後亦得服之賈疏云五等諸侯衣有三等不得定其號故總言裨衣此據天子一身故指其衣體言袞冕是也周禮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袞冕六人維王之大常則朝覲服袞冕也詩袞衣黼裳毛傳云袞衣卷龍衣也袞爲正字卷爲假借字禮記多作卷玉藻天子龍卷以祭鄭注龍卷畫龍於衣字或作袞又王制一命卷鄭注卷俗讀也其通則曰袞是袞爲正字也云繢之繡之爲九章者卽司服注所云龍至宗彝五者繢之於衣藻至黻四者繡之於裳衣五章裳四章爲九也詳見前云其龍天子有升龍有降龍者對上公所服之袞無升龍言也云衣此衣而冠

冕者言天子服此龍衮之衣而冠後高前俛之冕也云南鄉而立以俟諸侯見者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明堂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故知立以見諸侯也明堂位注云負之言背也言斧依而扗後背之而立也國語王背屏而立是鄭言背之義也敖氏云負斧依以俟侯氏入王所謂不下堂而見諸侯也而周官齊僕乃言依車送逆朝覲者之節大行人言朝位賓主之閒相去之步數與是禮異者詳後行享節侯氏升致命王撫玉下○案鄭氏九章之說先儒多疑之禮經釋例云案鄭氏鍔云日月星辰登於旌旗王與公同服九章之衮君臣無別其說創自康成六經無見也今以此經文質之子男之服自自而下如侯伯則上不服毳冕可知侯伯之服自毳冕而下如如公則不服衮冕可知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則日月星辰可知經文謂自衮冕而下則衮冕而上之章不日月星辰而何王服十二章明矣說下則衮服而上之章不非服日月星辰而何王服十二章明矣說與康成服而下如王則章不服氏繼公星皆辰主之近方氏芭戴氏震亦謂大裘而冕當爲十數二章之服也江氏永云三代制禮有益亦有損天子用物雖得備十二然冕戴於首既有十二旒十二玉以則天數冕服之章以九爲尊取陽數之極禮尙相變也古用十二章周損爲九章日月星唯畫於大常正是監前代損益之

精意倘有益無損則制度彌文伊於胡底乎鄭說俱允當今案陳氏禮書亦云鄭康成謂周服九章登龍於山升火於宗彝觀周禮稱袞冕禮記稱天子龍袞言龍袞而不及山則升龍於山可知也司服五章之服則毳冕毳毛物虎蜼也五章言毳冕而不言藻則升火於宗彝可知也左傳三辰旂旗昭其明也然則冕服止九章而日月星辰畫於旌旗鄭氏之說當有所受之矣

嗇夫承命告于天子

嗇夫蓋司空之屬也爲末擯承命於侯氏下介傳而上上擯以告於天子天子見公擯者五人見侯伯擯者四人見子男擯者三人皆宗伯爲上擯春秋傳曰嗇夫馳

疏 正義曰上擯以告下毛本無于字校勘記云嚴本集釋俱有于字與疏合○曲禮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鄭注謂嗇夫承命告天子辭也其爲州牧則曰天子之老臣某侯某奉圭請覲然則此承命告天子者蓋以侯氏請覲之辭告也注云嗇夫蓋司空之屬又引春秋傳嗇夫馳者左傳昭十七年叔孫昭子救日食引夏書云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儀禮釋宮云案嗇夫之名始見於夏書周始因夏制歟夏小正嗇人不從嗇人疑郎嗇夫漢書五行志引左傳嗇夫馳庶人走說曰嗇夫掌幣吏庶人其徒役曲禮疏引晉義隱云嗇夫主諸侯所

齋幣帛皮圭之禮奉以白於天子解與此經略合儀禮唯
覲禮尚存天子之制而有齋夫其為冬官之闕無疑又曰
案漢書百官公卿表及張釋之傳皆有齋夫鄭氏箋詩云
田畯司齋今之齋夫則漢亦有此官所掌或與周異顧氏
炎武日注不引書而日春秋傳者孔氏古文康成時未見
也鄭又以齋夫為末擯者釋官日據漢書云庶人其徒役
則齋夫當士為之聘禮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
此雖諸侯禮天子亦然故注以齋夫為末擯也云承命於
侯氏下介傳而上上擯以告於天子者賈疏云案周禮司
儀職兩諸侯相朝皆為交擯則此諸侯見天子交擯可知
此所陳擯介當在廟之外門東陳擯從北鄉南門西陳介
從南鄉北各自為上下今案此命卽謂辭也君朝用交擯
傳辭臣聘用旅擯不傳辭已詳聘禮卿為上擯節下此經
交擯傳辭之法當合下注乃備此注云承命於侯氏下介
者蓋侯氏先以請覲之辭告上介上介傳於次介次介傳
於下介天子末擯承侯氏下介之辭傳於承擯承擯傳於
上擯所謂傳而上也於是上擯入以告於天子又下節注
云上擯又傳此而下至齋夫侯氏之下介受之傳而上者
謂上擯入告後受天子命侯氏入之辭又以傳於承擯承
擯傳於末擯齋夫侯氏之下介受齋夫之辭以傳於次介

次介傳於上介亦所謂傳而上也又云上介以告其君君乃許入者謂上介以告侯氏侯氏遝天子命乃入也然則君經云啇夫承命告於天子乃據擯介交接者言之以省文耳其實啇夫承命非親承於侯氏其告亦非親告於天子也此與聘禮注言天子請侯朝覲命介紹傳命者略同義互詳彼注但諸侯相朝主國當先以請事之辭傳於賓此先以請覲之辭傳而入則天子禮與請侯異也又諸侯相朝主君迎于大門外此覲禮則天子不下堂又司儀云交擯三辭據此經則一辭而已皆覲禮飭嚴故也賈疏云司儀交擯三辭據諸侯自相見言其天子春夏受享於廟亦可交擯三辭矣然朝宗禮亾無可徵也云天子見公擯者五人見侯伯擯者四人見子男擯者三人者竝據大行人文云皆宗伯爲上擯者大宗伯職云朝覲會同則爲上相上相卽上擯也又肆師職云大朝覲佐儐鄭注云爲承擯小行人職云凡諸侯入王將幣爲承而擯賈疏謂時會殷同則肆師爲承擯四時常朝則小行人爲承擯是承擯或肆師爲之或小行人爲之而爲上擯則皆大宗伯也故注云皆也賈疏又云啇夫爲末擯若子男三擯此則足矣若侯伯四擯增一士上公五擯增二士

天子曰非他伯父實來予一人嘉之伯

父其入予一人將受之言非他者親之辭嘉之者美之辭也上擯又傳此而下至嗇夫侯氏之下介受之傳而上上介以告其君君乃許入今文實作寔嘉作賀【疏】正義曰校勘記云天子下石經補缺脫曰字○曲禮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鄭注皆擯者辭據此經言也又玉藻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孔疏謂天子與臣下言及遺擯者接諸侯皆稱予一人是也曲禮注引覲禮曰伯父寔來余一人嘉之竝云余予古今字則是曲禮作予覲禮作余也今覲禮作予寔又作實非鄭本矣此節爲擯者辭云天子曰者傳述王言以納賓也蔡氏云伯父實來言其專爲勤天子而來也伯父其入命之使入不出迎也　注云言非他者親之辭者盛氏云案詩云豈伊異人兄弟匪他昏禮壻見之辭亦曰某以非他故皆親之之意也云嘉之者美之辭也者爾雅釋詁嘉美也云上擯又傳此而下至嗇夫云云解巳見上云今文實作寔嘉作賀者胡氏承珙云案說文實富也爾雅寔是也公羊桓六年傳云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穀梁傳曰寔來者是來也實寔二字聲義竝殊大雅韓奕實墉實壑鄭箋正之曰實當作寔趙魏之閒實寔同聲寔是也此經伯父實來猶言伯父是來依義當作寔鄭從古文作

實者以二字經典多通毛詩寔命不猶韓詩作實頍弁實維伊何箋云實猶是也意謂假實為寔其義亦猶寔之訓是也不必改耳廣雅曰賀嘉也是賀與嘉義同爾雅嘉美也又曰嘉善也則作賀嘉於義更親故鄭從古文

矦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 入門而右執臣道不敢由賓客位也卑者見尊奠摯而不授

疏 正義曰校勘記云圭閩監葛本訛作主注入門下嚴本集釋通典楊敖俱有而字通解無不敢由賓客位也張氏曰監本客作之從監本卑者見尊張氏曰釋文見矦注云卑見同卑見謂此也中無者字令案戴校集釋依張氏識訛改客為之弁刪者字茲從嚴本注云入門而右執臣道不敢由賓客位也者案門之中央有闑門以向堂為正闑之東為右之西為左曲禮曰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是門左賓客位也又曰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注云臣統於君是門右為臣道也禮經釋例曰凡以臣禮見者則入門右詳士相見禮賓奉摯入門左下此矦氏入門右故云執臣道不敢由賓客位也云卑者見尊奠摯而不授者禮經釋例云凡卑者於尊者皆奠摯而不授詳士昏禮納采下此注釋經坐奠圭之義也案奠圭再拜稽首皆臣禮曲禮坐而遷之戒勿越孔疏云坐亦跪也坐通名

跪跪名不通坐此坐奠圭謂跪而奠所執圭於地乃拜下記奠圭于繅上是也吳氏章句引明堂位崇坫康圭意謂奠之於坫又謂坫亦在門右非矣崇坫康圭與反坫出尊連言自是兩君相見之禮與此別也

擯者謁

謁猶告也上擯告以天子前辭欲親受之如賓客也其辭所易者曰伯父其升之 疏 正義曰爾雅釋詁云謁告也此注云謁猶告也者蓋以謁為傳辭猶上告於天子之告也云上擯告以天子前辭欲親受之如賓客也者凡卑見尊奠而不授賓客則親相授受此天子欲親受之如賓客故上介傳天子之命以告侯氏也但其告侯氏即用前辭唯易伯父其入為伯父其升耳禮經釋例曰凡相大禮皆上擯之事覲禮擯者謁注以擯者為上擯則下文擯者延之曰升又擯者曰予一人將受之又擯者謁諸天子皆上擯之事注不言者可知也餘詳聘禮凡筵既設擯者出請命下

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

擯者請之侯氏坐取圭則遂左降拜稽首送玉也從後詔禮曰延延進也 疏 正義曰校勘記云乃出通解出作退今案唐石經經及各本俱作出○前坐奠圭跪而奠之

於地此坐取圭亦是跪取之執以升也致命鄭無注方氏
苞儀禮析疑云朝覲述所職也小大庶邦各有所命之常
職今來王所親致之吳氏廷華儀禮疑義曰朝覲本王命
此致其奉命而來之意與聘賓致命不同一說命即辭也
致命猶致辭其辭蓋曰臣某侯某奉圭覲王李氏云階東
西階之東也案燕禮大射臣升降皆自西階故知階東西
階之東非阼階東也禮經釋例云凡臣與君行禮皆堂下
再拜稽首此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臣禮也所謂北
面而見天子也所謂拜下禮也釋例又云凡君待以客禮
下拜則辭之然後升成拜覲禮執圭行覲侯氏坐取圭升
致命降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覲畢王勞之再
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王賜侯氏車服侯氏降兩
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注大史辭之此皆先拜於
堂下君使人辭之復拜於堂上者也此即上注所謂欲親
受之如賓客也王受之玉即覲受也乃出覲事畢也王氏
士讓云燕禮大射聘食各有成拜之文公有答拜此篇侯
氏再拜稽首王無答拜者此見王禮視侯禮爲嚴也令案
大戴禮朝事儀曰奠圭降拜升成拜明臣禮也　注云填
者請之侯氏坐取圭則遂左者謂侯氏初奠圭在門右令
聞擯者謁告之辭即取圭徑趨門左升自西階致命賈疏

謂坐取圭卽言升致命無出門之文明知遂向門左從堂塗升自西階致命是也吳氏疑義據聘賓私覿初入門左右擯者辭乃出奉幣入門左謂此經當亦如之今案此與聘賓固殊聘乃賓爲他國之臣此爲已臣故禮有不同也凡臣禮之異於客禮者有三入門右也拜下也奠而不授也上經擯者請往以欲親受解之又著其辭曰伯父其升是也但告以升堂授玉非令其入門左也且侯氏奠圭之時王已在堂上天威不違咫尺而額出門入門爲此迂曲之禮乎則其徑趨門左宜矣張氏儀禮圖謂經言乃出不言東知自闑西出亦非曲禮曰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諸侯之於天子亦猶大夫士之於國君則出入皆由門右也下出覲畢侯氏肉袒于廟門之東入門右告聽事再拜稽首出自屏南適門西遂入門左王勞之此勞禮略如賓覲時王君臣之禮殊且經明云出明云入門左則固與此經異矣云降拜稽首送玉也者禮經釋例曰凡卑者於尊者皆奠而不授若尊者辭乃授經言王受之曰玉則侯氏升堂授玉可知故降拜爲送玉也云從後詔禮曰延者案特牲饋食禮尸至于階祝延尸尸升少牢饋食禮祝延尸尸升自西階入祝從是祝在尸後詔之故注云由後詔相之曰延明此擯者亦在侯氏後北面詔之也云延進也釋詁文

○禮經釋例曰覲禮不云還玉考覲郊勞用璧侯氏還璧使者受注還玉重禮覲用命圭自無不還之理今覲禮存春朝夏宗冬遇禮亾或別見三時禮歟今案白虎通引覲禮曰侯氏執珪升堂又引尚書大傳曰諸侯執所受珪與璧朝於天子無過者復得其珪以歸其邦有過者留其珪能正行者復還其珪此足爲覲還圭之證也

右侯氏執瑞玉行覲禮

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

四當爲三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此篇又多四字字相似由此誤也大行人職曰諸侯廟中將幣皆三享其禮差又無取於四也初享或用馬或用虎豹之皮其次享三牲魚腊籩豆之實龜也金也丹漆絲纊竹箭也其餘無常貨此地物非一國所能有唯所有分爲三享皆以璧帛致之

疏 正義曰校勘記云注皆三享徐本三作一誤金也徐陳金俱作今誤此地物集釋無地字唯所有唯下集釋有國字今案戴校集釋云地衍又云注疏本脫國字案嚴本有地字無國字此地物謂此土地之物也今仍從嚴本○享獻也詳聘禮案朝事儀曰奉國地所出重物而獻之明臣職也 注云四當爲三古書作三四或皆積

畫此篇又多四字字相似由此誤也者賈疏云堯典云帝
曰咨三岳皋陶云外薄三海泰誓序云作泰誓三篇是古
書三四皆積畫也今案說文亖籀文四周禮內宰職注天
子巡守禮制幣丈八尺純四衹賈疏引鄭志荅趙商問云
四當爲三古三四積畫是以三誤爲四也又周禮質人疏
本經聘禮疏引鄭志荅趙商問竝同惠氏棟九經古義云
春秋傳子革云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劉光伯規過云楚語
云今吾城三國無四國也古四字積畫四當爲三胡氏承
珙云大戴禮公冠四加玄冕注云四當爲三穀梁定十五
年疏云范例云會葬四案經有三四當爲三字有誤耳云
此篇又多四字者賈疏云下有四傳擯又云路下四亞之
又云四馬四門四尺四字既多積畫四又似三由此故誤
爲四字也云大行人職曰諸侯廟中將幣皆三享其禮差
又無取於四也者案大行人公侯伯子男五等皆云廟中
將幣三享是無四享也先大父論語補箋云諸侯朝於天
子三享諸侯自相朝一享諸侯使其臣聘亦一享又小聘
曰問不享是享雖有差等要無取於四也云初享或用馬
或用虎豹之皮者聘禮記曰凡庭實皮馬相閒可也鄭注
閒猶代也土物有宜君子不以所無爲禮畜獸同類可以
相代是有馬者用馬有皮者用皮又無見此經享用馬聘禮

享用皮故以或用馬或用皮爲初享也知皮爲虎豹之皮
者據郊特牲云虎豹之皮示服猛也云其次享三牲魚腊
籩豆之實龜也金也丹漆絲纊竹箭也其餘無常貨者據
禮器文禮器曰大饗其王事歟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
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
德也龜爲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
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鄭
所以引此者以經明言三享則非僅皮馬之屬而所用之
物經未有正文故據禮器三陳之以存享物之概鄭彼注
雖以大饗爲祫祭先王而於臚三牲魚腊等句下注云此饌
諸侯所獻又於內金示和也下注云此所貢也內之庭實
先設之龜爲前列先知也下注云龜知事情者陳于庭在
前是皆以爲庭實也郊特牲曰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
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爲前列先知也以鍾次之以和居
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鄭彼注亦
以爲庭實所用旅幣無方卽此經庭實唯國所有之義又
大行人曰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壹見
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壹見其貢嬪
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又其
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

百里謂之衛服五歲壹見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壹見其貢貨物鄭彼注云祀物犧牲之屬嬪物絲枲也器物尊彝之屬服物玄纁絺纊也材物八材也貨物龜貝也此物皆諸侯貢享之物與禮器亦略相合故鄭據禮經也鄭又云此地物非一國所能有唯所有分爲三享者謂土物各有所宜如禮器注據禹貢云荊揚二州貢金荊州納錫大龜貢丹兗州貢漆絲豫州貢纊揚州貢篠簜之類非一國所能備有故但就其所有者貢分之爲三享非謂一國三享中盡用此物也吳氏疑義乃議鄭以禮器所陳出之四海九州者用今一國貢之則讀此注未審矣云皆以璧帛致之者以經云三享皆束帛加璧則知三享庭實雖有異而以璧帛致之則同也小行人曰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鄭注云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皆有庭實以馬若皮皮虎豹之皮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二王後尊故享用圭璋而特之禮器曰圭璋特義亦通於此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於諸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也凡二王後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及使卿大夫覜聘亦如之考工記玉人曰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

躬圭伯守之是所謂瑞玉也又曰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
子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又曰瑑琮八寸諸侯以
享夫人上言享天子不言享后下言享夫人不言享君互
相見也鄭注鄉黨享禮云既聘而享用圭璧鄉黨圖考辨
之曰按享禮用圭者唯二王後享天子鄭注小行人云其
於諸侯亦用璧琮耳先大夫論語補箋據此諸文詳考朝
聘時享禮所用之玉曰諸侯朝天子五等諸侯享天子用
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上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
寸二王後享天子用圭享后用璋而特之諸侯自相朝二
王後及公侯伯享君用璧享夫人用琮子男享君用琥享
夫人用璜大小各降其瑞一等二王後及上公八寸侯伯
六寸子男四寸諸侯使臣聘二王後及公侯伯之臣享用
璧琮子男之臣享用琥璜上公八寸侯伯六寸子男四寸
今案此經言束帛加璧則通謂五等諸侯也經言享天子
不言享后者方氏苞謂儀法已見於春夏故不言也〻禮
經釋例云注據禮器言非也聘禮記凡庭實皮馬相閒言
有皮則以皮有馬則以馬卽覲禮唯國所有之義覿下文
但云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不云他物則三享皆皮馬無他
物可知聘禮享庭實云皮私覿庭實云馬覲禮享庭實亦
云馬皆互見也至禮器云大饗其王事與又云其出也肆

夏而進之蓋指饗食燕之饗禮所言故有三牲魚腊籩豆之屬而非謂覲禮之享也禮器注以爲祫祭先王亦非郊特牲所云亦指饗禮言與禮器正合孔疏謂賓入大門以下爲論燕饗之禮謂旅幣無方以下爲論朝聘庭實之物益依違鄭注而爲此說不知禮經聘覲之享庭實唯有皮馬也今案鄭注小行人云五等諸侯享天子皆有庭實以馬若皮不言他物與此注似異然莊二十二年左傳曰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奉之以玉帛卽謂束帛加璧也庭實而云旅百則所陳之物甚多當非僅皮馬故杜注云百言物備也又云天地之美具焉則與禮器所云四海九州之美味四時之和氣三義正同聘禮享諸侯惟一享故止用皮馬覲禮享天子有三享故備物或亦隆殺之義宜然歟

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中庭西上奠幣再拜稽首卓讀如卓王孫之卓卓猶的也以素的一馬以爲上書其國名後當識其何產也馬必十匹者不敢斥王之乘用成數敬也

疏 正義曰校勘記云注王之乘通典之作所○奉侯氏親奉也上云束帛加璧此止云束帛省文璧加於束帛之上言束帛則璧在其中也下奠幣幣亦乘璧帛言小行人合六幣璧以帛是璧帛同稱幣也匹馬

一馬也聘禮記曰凡庭實隨入左先注隨入不並行也此
經云匹馬卓上九馬隨之謂一馬前行九馬隨之而入也
云中庭西上謂此馬陳於庭南北之中而以西爲上卽聘
禮記左先之義凡入門向堂以西爲左此一馬先進者在
西而其後則以次並列而東故曰西上云賓幣再拜稽首
者亦如前受摯時賓圭再拜稽首儐擯者傳將受之辭乃
升致命也敖氏云此賓幣蓋於入門左之位張氏儀禮圖
云享不言入門右則由闑西二說並誤臣之於君出入皆
由闑右前已辨之矣玉藻公事自闑西注以公事爲聘享
者彼謂他國之臣代其君行聘享之禮此是已臣自行享
禮與彼異也下注云至於享王之尊益君侯氏之卑益臣
是覲以辨等威至享益嚴豈覲入門右而享乃入門左哉
經不言入門右者以文已見於覲時不言可知也　注云
卓讀如卓王孫之卓卓猶的也以素的一馬以爲上書其
國名後當識其何產也者段氏玉裁云素的一馬謂白馬
也鄭意白馬出衆故謂之卓胡氏承珙云說文卓本訓高
竹角切鄭意蓋不以卓爲高欲見卓爲素的故以卓王孫
之卓譬況其音而以的比方其義的卽易的顙爾雅的顙
白顚之的然則鄭讀此卓字似與凡言卓異質雅卓的並
訓爲明可知卓有的義段云白馬出衆故謂之卓誤矣惟

當時讀卓王孫之卓未審何音漢書江都易王非傳淖姬
顏注引鄭氏曰淖音卓卓王孫之卓不直音卓而必用此爲
况者有鄭益卓姓之卓固與卓異讀也書其國名賈疏云謂若
晉有鄭益之小駟之卓復有屈產之類是也云馬必十匹者不敢
斥王之乘用成數敬也者案五經異義易孟京春秋公羊
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鄭駁從
毛詩說是王之乘王所乘止四馬也今用十馬備王選擇故云此不
敢斥王之乘也又聘禮賓覿庭實用乘馬乘馬四馬也此
篇儐使者亦多用四馬今用十馬以享王之禮盛於他禮
故云用成數敬也李氏如圭云書康王既尸天子諸侯皆
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
稽首乘黃朱四黃馬朱鬣也彼因喪而見與此禮異○案
鄭訓匹馬卓上之卓爲的後儒駁之者多惟王尚書經義
述聞之說最詳今竝錄於後熊氏朋來云案韻釋卓丞也
蓋諸侯朝覲進十馬難盡數牽引至殿庭先引上一馬而
九馬隨之當以卓訓丞於義爲通敖氏云匹馬卓上謂以
馬卓然居前而先行也言此者明其入不與九馬相屬也
王氏士讓云詩稱駟騵周尚赤也享王不空尚白凡朝覲
會同毛馬而頒之校人齊其色享王亦當齊色又似不空
別以素的矣經義述聞云卓之言超也絕也獨也上前也

卓上者超絕其類獨行而前之謂也廣雅超絕也李善西都賦注逴躒猶超絕也匡謬正俗曰逴者謂超踰不依次第趠逴與卓古並同聲其義一也說苑君道篇踔然獨立說文𤙡特止也徐鍇傳曰特止卓立也踔與𤙡卓古亦同聲皆獨貌也卓上猶云獨前耳古者上與前同義在前謂之上行而向前亦謂之上此與下文中庭西上之上殊義

擯者曰予一人將受之亦言王欲親受之 疏 正義曰秦氏蕙田云按受覲聽事所稱天子之命皆擯者述之彼云天子曰此云擯者曰互見爲義**侯氏升致命王撫玉侯氏降自西階東面授宰幣西階前再拜稽首以馬出授人九馬隨之**王不受玉撫之而已輕財也以馬出隨侯氏出授王人於外也王不使人受馬者至於享王之尊益君侯氏之卑益臣 疏 正義曰校勘記云注授王人閩葛通解王誤作玉至於享至徐陳閩葛集釋通解俱作主楊氏作至張氏曰案疏云今至至於三享云云詳其義主字當作至今案毛本作至戴校集釋改至嚴本亦誤主○侯氏先與幣閒擯者辭卽取幣奉以升與前覲時儀同此不言取幣省文致命者方氏謂職貢皆王所命也一說致命猶致

辭其辭蓋曰臣某侯某敢執壤奠享玉卽東帛所加之璧也幣兼璧帛言詳上侯氏自奉幣降西階下東面授宰聘禮記賓之幣唯馬出其餘皆東時宰在東故東面授也宰賈疏謂卽大宰是也周禮大宰職大朝覲會同贊玉幣鄭注玉幣諸侯享幣也聘禮享時云公受幣又云公側授宰幣是公親受而授宰此覲禮王不親受而侯氏自執以授宰至尊禮異也面階前再拜稽首送幣也敖氏云西階前非正位以欲執馬由便也　注云王不受玉撫之而已輕財也者撫以手撫之不受玉謂不親受非不受也敖氏云撫之者示受之是也撫是尊者之禮與昏禮舅撫婦之摯同聘義曰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鄭注財謂璧琮享幣也但彼以圭璋還而璧帛不還爲輕財此對上瑞玉親受而璧帛不親授爲輕財財卽謂璧帛也云以馬出者謂侯氏親執一馬以出云隨侯氏出授王人於外也者謂九馬隨之而出均以授王人於外也周禮校人凡賓客受其幣馬則王人其卽校人歟云王不使人受馬者至於享王之尊益君侯氏之卑益臣者對上入覲時王親受玉此不親受又庭實幷不使人受之於庭又行覲時降拜則辭之然後升成拜此降拜不辭爲益君益臣也聘禮賓覲使士受馬于廟內此侯氏自執以

出故云王不使人受馬也郊特牲曰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此篇受玉撫玉俱在堂上是不下堂也覲以正君臣之禮故益嚴也又案周禮大行人朝位賓主之間上公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鄭注朝位謂大門外賓下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處也案經文於立當車軷擯者五人下卽云廟中將幣三享注又云朝先享不言朝者朝正禮不嫌有等也則是出迎之禮據享而言賈疏謂春夏受贄於朝無迎法受享乃迎之覲禮則受摯受享皆無迎法與曲禮疏所引熊氏說同又齊僕云朝覲宗遇饗會各以其等爲車送迎之節賈氏謂因此朝覲宗遇而與諸侯行饗會在廟有迎法是齊僕所云送迎者乃饗會之禮非謂朝覲宗遇正禮也朱氏大詔云經云朝覲宗遇饗會者謂朝覲宗遇之饗會非以六字平列覲禮主乎嚴故不下堂饗會略君臣之分而致賓主之儀故有送迎此說是也陳氏禮書乃謂春朝夏宗秋覲冬遇送迎之禮同誤矣〇賈疏謂聘禮享君尙有幣問卿大夫此諸侯享天子訖亦當有幣問公卿大夫據隱七年左傳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爲證此篇無之益亦文不備與

三享

三享訖

疏 正義曰自奉束帛至以馬出授人九馬隨之皆言初享用馬之儀其

夫二享庭實惟國所有無定物故經不言而以事畢括之又三享物雖不同其禮則一卽一享可例其餘也注云三享訖者以經云三享皆束帛加璧則三享實分三度致之享必三享訖乃可云事畢也賈疏謂一度致之非矣

右覲巳卽行三享

乃右肉袒于廟門之東乃入門右北面立告聽事右肉袒者刑宜施於右也凡以禮事者左袒入更從右者臣益純也告聽事者告王以國所用爲罪之事也易曰折其右肱無咎

（疏）正義曰注無咎毛本無作无校勘記云通解作無與單疏標目合今案嚴本作無○大戴禮朝事儀曰肉袒入門而右以聽事也卽謂此郝氏敬云此諸侯述職待罪也覲享旣畢黜陟未分懼王或譴乃右肉袒請事是也門以向堂爲正東爲右解見前袒于廟門之東便於入門右也北面立答君之義也告告擯者轉以告王也　注云右肉袒者刑宜施於右也者肉袒袒而無衣見肉也江氏鄉黨圖考云褻禮肉袒祭禮迎牲割牲養老禮割牲皆肉袒射禮君枉大夫射則肉袒禮之言肉袒者多矣此獨言右肉袒故鄭以爲刑宜施於右也云凡以禮事者左袒者謂禮

事無問吉凶皆袒左也詳鄉射禮司射適堂西袒決遂下
此袒右款氏以爲袒變於禮事是也云入更從右者臣益純
也者玉篇更復也前覲享入門右此入復從右肉袒待衆
臣禮益純也云告聽事者告王以國所用爲罪之事也者
謂己國所以得罪之事張氏爾岐云告王以己國所爲多
罪願聽王譴責之事也云張易氏曰折其右肱無咎者係豐卦
九三爻辭豐離下震上賈疏云凡卦爻二至四三至五兩
體交互各成一卦先儒謂之互體故鄭隨其義而注云三
艮爻艮爲手互體爲巽巽又爲進退手便於進退右肱
也猶大臣用事於君君能誅之故無咎引之者證刑理云左
於右之義張氏惠言周易鄭氏義云互體兌爲毀折又云
此雖言大臣實兼有覲禮初震在離前爲朝春三離後體
兌爲覲秋也

擯者謁諸天子天子辭于侯氏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

謁告寧安也乃猶女也 疏 正義曰乃邦毛本邦誤拜校勘記云
唐石經嚴本通典集釋通解楊款俱
作邦徐本誤同毛本注猶女也葛本女作汝○款氏云凡
擯者於侯氏之行臣禮如覲圭之類皆以謁諸王其告於
侯氏也則皆傳王命也上文不言謁諸天子辭於侯
氏此不言擯者告於侯氏皆互見其文耳今案上云告聽

事告王以己國所爲得罪之事此云伯父無事言無無所爲得罪之事也李氏引書文侯之命曰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乃邦卽爾邦故鄭云乃猶女也女與汝通

侯氏再拜稽首出自屏南適門西遂入門左北面立王勞之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降出

王辭之不郎左者當出隱於屏而襲之也天子外屏勞之勞其道勞也

疏正義曰適門西下毛本有一圈校勘記云葢因通解分節而誤敖氏云西下似脫襲字今案各本皆無襲字但注云當出隱於屏而襲之則是經言襲注恐人不知襲之所在而注之也似鄭本原有襲字○侯氏注再拜稽首拜王辭也下又再拜稽首拜王勞也出自屏南適門西遂入門左葢王將勞之而待以客禮也出字爲句斯時出亦由門右敖氏云出自屏南乃適門西則侯氏出入天子之門亦必由闑東矣美氏兆錫云適門門西者將入門左也至是乃入門左者王將勞之成君意也據此二說則覲享時不入門左明矣成君意謂成君以客禮待之之意也覲禮經釋例云臣於君入門右係常禮若君以客禮待之則辭之於是出乃復入門左覲禮告聽事先入門右天子辭之乃出復入門左侯氏前聽

事故從臣禮後天子勞之故從客禮也然則侯氏再拜稽
首出出門右也下升成拜降出出門左也經文兩出同而
有異如此　注云王辭之不郎左者當出隱於屛而襲之
也者賈疏云以屛外不見天子為隱向者右袒今王辭以
無事故空襲也云天子外屛者賈疏云據此文出門乃云
屛南郎是外屛又引禮緯云天子外屛諸侯內屛大夫以
籬士以帷今案天子外屛荀子淮南子均有此文釋宮屛
謂之樹論語邦君樹塞門李氏云屛謂立小牆當門中以
自蔽也諸侯內屛在路門之內天子外屛在路門之外臣
朝君至而加肅敬故屛有遠近也案李云路門內外本曲
禮孔疏江氏嘗駁之謂天子以應門為正門屛在應門外
諸侯以雉門為正門屛在雉門內說詳鄉黨圖考但以上
皆據朝言之此屛則設於廟江氏又云觀禮廟門外之屛
唯天子有之明堂位所謂疏屛天子之廟飾者也諸侯廟
內無屛聘禮賓入廟門內霤不見有屛邦君樹塞門之制
在朝不在廟此言是也春秋哀公四年亳社災穀梁傳亳
亾國也亾國之社以為廟屛戒也范注云立亳之社於廟
之外以為屛蔽此天子廟屛之制歟明堂位言魯用天子
禮有疏屛故有亳社他國不得有也云勞者之勞其道勞出
者謂勞其道路勤勞敖氏云王勞之亦擯者傳王之辭也

○朱子云周禮冣是大行人等官屬之司寇難曉蓋覲禮諸侯行禮既畢則降而肉袒請刑王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然後再拜稽首出此所謂懷諸侯則天下畏之也如此等處皆是合著如此初非聖人私意

右侯氏請罪天子辭乃勞之

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迎于外門外再拜賜車者同姓以金路異姓以象路服則袞也鷩也毳也古文曰迎于門外也　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自此至乃歸皆言王賜禮侯氏之事○賜侯氏以車服即虞書所謂車服以庸也高氏愈云不賜於入覲之時而特遣使賜於侯氏之館重其禮也吳氏廷華云此亦報享之意方氏苞云迎拜及送皆與勞者同王氏士讓云此時諸公太史亦不荅拜如郊勞　注云賜車者同姓以金路異姓以象路者周禮巾車掌王之五路一曰玉路以祀賈疏謂尊之不賜諸侯是也又金路同姓以封象路異姓以封革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蕃國賜車中兼有此四者鄭止言金路象路舉以例其餘也云服則袞也鷩也毳也者據司服云公之服自袞冕而下侯伯自鷩冕而下子男自毳冕而下是也云古文曰迎于門外也者古文作

門外與今文作外門外異敖氏云上文賜舍則此門外乃舍門外也凡舍惟有一門胡氏承珙云案聘禮賓館于大夫其歸饔餼還玉皆迎于外門外天子賜諸侯之舍何知惟有一門敖氏之說殊不足據鄭於聘禮還玉從古文作外門外此又從今文有外字其去取當矣

路先設西上路下四亞之重賜無數

在車南

路謂車也凡君所乘車曰路路下四謂乘馬也亞之次車而東也詩云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重猶善也所加賜善物多少由恩也春秋傳曰重錦三十兩〔疏〕正義曰注而東也毛本東誤東由恩也毛本恩誤思又何子之毛本子作與校勘記云嚴本集釋楊敖俱作子○路先設先字對服言下文服諸公奉之服可奉車不可奉故先設之於舍之庭也下上文路字兼車馬言車西馬東以西為上故曰西上也下路字專指車言敖氏云四馬設於車東異於駕也吳氏廷華云重賜柾車南加賜卑於車也　注云路謂車也凡君所乘車曰路者案巾車王與后之車皆稱路白虎通云路大也道也正也君至尊制度大所以行道德之正也路者君車也天子大路諸侯路車云路下四謂乘馬也者四馬所以駕車故謂四馬為路路下四也云亞之次車而東也

者亞以東西言謂車設於西四馬次之而設於東並列也引詩者采菽篇文引以證賜車服之事采菽序以幽王於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故思古以刺也毛傳君子謂諸侯也予賜也路車乘馬賜車也玄衮及黼賜服也又韓奕詩云韓侯入覲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鉤膺鏤錫鞹鞃淺幭鞗革金厄是賜車玄衮赤舄是賜服亦與此經合也云重猶善也所加賜善物多少由恩也者言賜物多少由於君之恩解經無數之意也周禮小宗伯掌衣服車旗宮室之賞賜閽人凡賓客牽馬而入陳鄭注賓客之馬王所以賜之者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鄭注大用朝覲之頒賜樂記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諸侯也鄭注贈諸侯謂來朝將去報之以禮然則內府所謂大用樂記所謂寶龜牛羊其即此重賜之類歟云春秋傳曰重錦三十兩者閔二年左傳文服注云重牢也孔疏云杜以遺夫人之錦貴美不貴牢故易為錦之熟細者是重錦即美錦美有善義故鄭引以證重之為善也

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大史是右言諸公者王同時分命之而使

賜侯氏也右讀如周公右王之右是右者始隨入於升東面乃居其右古文是爲氏也 疏 正義曰篋制詳士冠禮服盛於篋故云篋服命書即王命賜車服之書加於其上加於篋上也使諸公奉之者見錫子之重也大史掌禮書者詳下 注云言諸公者王同時分命之而使賜侯氏也者以來覲非一國王同時使三公分往命之故言諸公也春官序官大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是亦足敷分命矣敖氏謂奉篋服者一人耳乃云諸公者若師若傅若保不定也則是以命賜者止一人設來覲國多恐日不暇給矣敖說非也云右讀如周公右王之右是右者始隨入於升東面乃居其右者案周公右王襄二十一年左傳文言周公左右王室也諸侯職崇大史職卑始隨入在公後及升自西階則與公同東面而居公之右蓋在公之南也吳氏章句云經曰是右則非但在其右也蓋如周公右王之右謂左右之如下述命加書之事云古文是爲氏者惠氏棟云曲禮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注云是或爲氏漢書造父後有非子玄孫氏爲莊公顏注曰氏與是同韓勑脩孔廟後碑以於氏爲於是漢末有是儀亦作氏氏是兩字本通非有異義胡氏承珙曰鄭注周禮射人引此經大史氏右仍依古文作氏於此則從今文作是者以大史係在諸

公之右若作氏恐與侯氏之氏混故從今文

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讀王命書也

疏正義曰侯氏升而云西面立則升降自阼階可知蓋侯氏在館有主道也述命謂讀王命書亦詔辭自右之義或因周禮內史掌書王命遂疑讀之者爲內史不知此命書內史書之大史讀之也大史職曰大祭祀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又云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是讀命書正其職儀禮釋官云王藻疏引此經大史是右謂大史代內史宜行王命故居右非也

侯氏降兩階之閒北面再拜稽首受命

疏正義曰兩階謂東西兩階之閒正中也周禮射人射朝之位三公北面諸侯在朝亦北面據明堂位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則在朝三公居中諸侯在旁可知故前覲享或拜於西階之東或拜於西階之前不於兩階之中拜避三公位也此在已舍與朝廟異故拜於兩階之閒也郊勞但云降再拜稽首不言何處當亦在兩階拜也　注云受命者謂此拜爲拜受命也

升成拜大史辭之降也春秋傳曰且有後命以伯舅耋老毋下拜此辭之類

疏正義曰注云大史辭之降也謂辭其降拜也引春秋傳證辭下拜之事僖九年左傳云王使宰孔賜齊侯胙齊

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齊侯卒下拜登受今案下拜者臣之正禮未有不辭而升成拜者此節升成拜經不言辭文不備故注特補之敖氏乃謂不辭之而升成拜尊者之禮盛氏世佐云案王升成拜以公辭之故也既拜於下乃辭禮之正也左傳王使宰孔賜齊侯胙齊侯未下拜而孔辭之禮待以殊禮也既不復成拜於上者謙不敢貪天子之命也與此異敖說非褚氏云辭之而升成拜者不順君之命不得不成拜於上然已略兼賓主之儀矣敖謂不辭之而升成拜儼若天子以賓禮待已者不已亢乎秦氏蕙田云盛氏駁敖不辭之說極當但鄭注謂大史辭之盛氏謂公辭之案上文述王命者大史則此辭侯氏者亦必大史也盛說似非今案秦說是也

大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受篋服

疏正義曰敖氏云此受於堂乃不云著其所是就而受之明矣就而受謂侯氏就諸公受也但敖氏謂受亦北面諸公南面訝受之張氏儀禮圖則以爲東面受案上文諸公東面經不更著南面之文則張圖是也姜氏兆錫云又言加書者取讀之復加之也蔡氏云大史宣讀已畢乃加之篋內服上吳氏廷華云服在篋故亦曰服上今案經未有開篋之文則吳說是也

使者

出侯氏送再拜儐使者諸公賜服者束帛四馬儐大史亦如之既云拜送乃言儐使者以勞有成禮略而遂言〔疏〕正義曰使者出賜車服事畢也使者兼公與大史言儐使者爲總目之辭下乃分言也諸公賜服者卽上奉篋服者儐之束帛四馬儐大史亦如之亦束帛四馬也使事同儐禮亦同也王氏士讓云此與郊勞賜舍儐使同而又有異彼止一人此則二人矣考典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大夫四命大史下大夫也而與公同儐數尊王命也注云旣云拜送乃言儐使者以勞有成禮略而遂言者也張氏爾岐云儐使者在拜送前乃於送後略言之者以前經郊勞時已詳儐載成禮故略言已足也○注氏克寬云周制諸侯踐位而入見則有錫命修聘來朝則有錫命能獻王所楡而獻功則有錫命此禮之正也無就其國而錫命之禮如春秋書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之類皆非正也

右王賜侯氏車服

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

父其異姓小邦則曰叔舅據此禮云伯父同姓大邦而言疏正義曰其異姓小邦則曰叔舅唐石經及各本皆如是經義述聞云異姓大國曰伯舅不言大國者蒙上而省也然則異姓小邦曰叔舅小邦亦當蒙上而省今本有小邦二字卽涉上句而衍周官大宰疏引此有小邦二字則賈所見本已然不始於唐石經矣康王之誥正義文侯之命正義小雅伐木正義隱五年左傳正義引此皆作其異姓則曰叔舅作孔所見本無小邦二字於義為長朱氏大韶云經以國之大小分別伯父伯舅叔父叔舅之稱於同姓大國曰伯父則稱伯舅者亦大國可知於同姓小邦曰叔父則稱叔舅者亦小邦可知上下立文相對此句不須重言小邦當以孔所引為正石本始衍各本因之今案注據此禮云伯父毛本云誤曰嚴本作云據字放本在伯父下屬下句○此天子稱諸侯之辭父與舅以姓同異而別也伯與叔以國大小而別也謂之伯叔父舅尊之親之之稱也案曲禮則以二伯稱伯父伯舅九牧稱叔父叔舅與此異當以此為定稱經邦國互言說文邦國也國邦也是二字本通鄭注周禮云大曰邦小曰國此無注則亦以為通稱也方氏苞云以國大小為別末安今案方說非也儀禮經是周公所作周初封建五

等之國以功德大小爲差不比後世由於兼并則大國稱伯小國稱叔宜矣春秋時晉最爲强大而天王命辭見於內外傳者猶稱叔父則其治周初之稱可知也注云據此禮云伯父同姓大邦而言者上經多言伯父乃同姓大國之稱此經兼言同姓小國異姓大小國以覲兼五等故並詳其稱謂也注意蓋謂據此禮云伯父乃指同姓大邦言若小邦則曰叔父異姓大小邦則曰伯舅叔舅矣敖氏引此注作此禮云伯父據同姓大邦而言義似較顯然敖氏引注多所移易未必注本如是也

右王辭命稱謂之殊

饗禮乃歸禮謂食燕也王或不親以其禮幣致之略言饗禮互文也掌客職曰上公三饗三食三燕侯伯再饗再食再燕子男一饗一食一燕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略言饗禮楊氏作享下並同又三饗再饗一饗毛本俱作享校勘記云嚴徐陳閩葛本集釋通解敖氏俱作饗段氏玉裁注說文享字云案周禮用字之例凡祭享用享字凡饗燕用饗字如大宗伯吉禮下六言享先王嘉禮下言以饗燕之禮親四方賓客尤其明證也禮經十七篇用

字之例聘禮內臣享君字作享士虞禮少牢禮尚饗字作饗小戴記用字之例凡祭享字作饗燕字皆作饗無作享者左傳則皆作享無作饗者以毛詩之例則獻於神曰享神食其所享曰饗如楚茨以享以祀下云神保是饗周頌我將我享下云既右饗之魯頌享祀不忒享以騂犧下云是饗是亯商頌以假以享下云來假來饗皆其明證也鬼神來食是曰饗即禮經尚饗之例也獻於神曰享即周禮祭享作享之例也今案段氏之說詳矣而禮經饗燕字作饗尚未言及儀禮聘禮臣享君字作享覲禮亦然至饗燕之饗則聘禮公食大夫禮覲禮字皆作饗此注引掌客職三饗再饗一饗周禮本作饗儀禮各本亦皆作饗惟毛本作享誤矣一用禮作壹○歸反國也方氏苞云聘使饗燕畢將歸而後贈賄侯氏則賜車服重賜竝須及將歸而後饗禮何也奉使而誤不過主君不親饗會而邦交如故也故次第致禮侯氏而有干王章或賊賢害民暴內陵外雖時會來王不遠加以九伐之法必將有削地降律之罰易故必肉袒請聽事待天子有無事歸寧爾邦之命更賜車服重加命書然後繼此得為諸侯於是乎榮以饗食厚其燕好而歸之此先生制禮之精意也

注云禮謂食燕也者案待賓客之禮有饗食燕三者此經不單言饗而言饗禮故知禮

謂食燕也云王或不親以其禮幣致之者謂王或有故不親食燕如公食大夫禮若不親食使大夫以侑幣致之聘禮若不親饗則公作大夫致之以酬幣致食以侑幣之類是也又周禮酒人共賓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鄭注禮酒饗燕之酒王不親饗燕不親食而使人各以其爵以酬幣侑幣致之則從而以酒往是王有致食燕之事也掌客職亦曰若弗酌則以幣致之此注云禮幣者禮即聘禮記所云凡致禮之禮注謂以幣致其禮是也云略言饗禮互文也者容王無故親饗有故不親饗即以禮幣致之王有故不親食燕以禮幣致之無故即親食燕故云互文也引掌客職曰上公三饗三食三燕侯伯再饗再食再燕子男一饗一食一燕者證饗之外有食燕也但今本周禮掌客作侯伯三饗鄭引作再饗者郊特牲孔疏辨之曰南本或云侯伯亦三饗誤也則今所傳始唐時誤本是以周禮內宰職金疏引掌客文俱作侯伯再饗也或疑掌客所言係諸侯自相朝非天子待諸侯禮據大行人云饗禮九獻食禮九舉不言燕禮似天子待諸侯有饗食無燕者不知大宗伯云以饗燕之禮親四方賓客司儀云王燕則諸侯毛又湛露詩序云天子燕諸侯也鄭箋云諸侯朝覲會同天子與之燕所以示慈惠則覲有燕明矣賈疏因聘禮言致食

以侑幣致饗以酬幣不言致燕以幣遂謂燕禮無幣詩孔疏謂燕禮亦當有幣今案鹿鳴詩序云燕羣臣嘉賓也而其詩曰承筐是將則燕有幣明矣陳氏祥道謂古人燕賓未嘗不用酬幣特燕禮之文不備耳是也又案周禮酒人疏云案鹿鳴燕羣臣嘉賓有實幣帛則致燕亦以酬幣致之與饗同是賈亦自相矛盾矣○方氏苞云諸侯以適天子必告於祖奠於禰命祝史告於社稷宗廟所過山川命五官道而出如曾子問所記是也入王畿則有誓衆謁關人習覲享展羣幣小行人出勞所經致積之禮一切不具而自至覲於王郊始蓋凡此皆具於春朝夏宗而無庸複出也今案周禮司儀云凡賓客送逆同禮訝士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掌訝若將有國賓客至則戒官脩委積與士逆賓於疆爲前驅而入及歸送亦如之則是諸侯入覲有逆之之禮及歸有送之之禮聘禮云士送至于竟此不言者蓋亦見於春朝夏宗禮而此不具耳

右略言王待侯氏之禮以上廟受覲禮竟

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

加方明于其上

四時朝覲受之於廟此謂時會殷同也宮謂壝土爲埒以象牆壁也爲宮者於國外春會同則於東方夏會同則於南方秋會同則於西方冬會同則於北方八尺曰尋十有二尋則方九十六尺也深謂高也從上曰深司儀職曰爲壇三成成猶重也三重者自下差之爲三等而上有堂焉堂上方二丈四尺上等中等下等每面十二尺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上下四方之神者所謂明神也會同而盟明神監之則謂之天之司盟有象者猶宗廟之有主乎王巡守至於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爲此宮以見之司儀職曰將會諸侯則命爲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也

【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自此至篇末皆言時會殷同及王巡守爲壇而見諸侯之事今案據鄭注則自此以下至禮山川邱陵於西門外爲會同之禮祭天而下爲巡守之禮也方氏苞云記字宜冠此節之首又云方明者木也自爲注釋通經所無記文多此類吳氏廷華云上侯氏裨冕疏謂白虎通引禮記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其文與下節略同則漢人固以此數節爲記也考十七篇中有有記者有無記者獨此篇記只三語又與諸經不同則此節以下其爲記說無疑盛氏亦以爲詳其文體有似乎記今案四傳擯下

注云王受玉撫玉降拜於下等及請事勞皆如覲禮是以
記之覲云據此則鄭注固明以此數節爲記矣方氏異氏
說可從○校勘記云張氏曰注曰官謂壝土爲埒案諸本
官皆作宮從諸本從上曰深浦鏜云按秋官司儀職疏引
此作從上向下爲深義尤恐案通典巡守篇引此亦有向
下二字所謂神明也神明監本集釋楊氏俱作明神與疏
合則命爲壇命徐本耒刻陳閩監本俱作會爲徐本作焉
集釋通解楊氏毛俱作命爲本詔王儀詔徐本耒刻令案
嚴本宮亦誤官牆作牆黃氏丕烈云各本作本牆乃誤字
又所謂明神嚴本作神明毛本同案作明神是也又命爲
字及詔字嚴本俱不誤○此下言會同而云諸侯覲于天
子者周禮毋以會同爲大朝覲此記之於覲故以覲言上
是覲於廟中之禮此是覲於國外之禮也云爲宮方三百
步者司馬法六尺爲步方三百步縱橫皆三百步則爲方
千八百尺卽方一里之地也四門謂四方皆有門取洞遠
之義卽周禮司儀所謂宮旁一門也掌舍職會同爲壇壝
宮棘門則此宮掌舍爲之司儀主令之歟司常又云會同
置旌門此謂王晝行止息之地卽掌舍職所云爲帷宮設
旌門是也此門當爲棘門非旌門矣壝築土爲之漢書注
築土而高曰壇是也十有二尋言其廣深四尺言其高方

三百步者宮之廣十有二尋者宮內之壇之廣也此云壝
四尺而司儀云爲壇三成三成卽上等中等下等三等也
每等一尺通堂上計之爲四尺文與賓同也方明者謂上
下四方之神形制詳下加於壇上待祀也必加方明者會
同爲非常之事故設此以爲神所憑依鄭注司儀云加方
明於壇上而祀焉所以教尊尊也王氏士讓云王者行事
百神享之必有所依高氏愈云蓋卽協和萬邦而懷柔百
神之意　注云四時朝覲受之於廟此謂時會殷同也者
賈疏謂朝宗雖在朝受享則在廟故弁言受之於廟此經
言壇不言廟故鄭以爲時會殷同之禮也大宗伯曰時見
日會殷見日同鄭注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
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旣朝覲王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
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猶衆也十二
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旣畢王亦爲壇合諸侯
以命政焉大行人曰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
之政鄭注時會卽時見也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
有征討之事則旣朝覲王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發禁命
事焉禁謂九伐之法殷同卽殷見也王十二歲一巡守若
不巡守則殷同殷同者六服盡朝旣朝王亦命爲壇於國
外合諸侯而命其政政謂邦國之九法殷同四方四時分

來歲終則徧矣殷同又謂之殷國大行人曰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鄭注殷國則四方四時分來如平時是也司儀曰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鄭注合諸侯謂有事而會也為壇於國外以命事又云王巡守殷國而同則其為宮亦如此壝是會同為壇於國外也敖氏專以此為王不巡守諸侯來朝之禮又謂為宮於國門外之南方褚氏寅亮拜之云以王不巡守之歲為壇以合諸侯未免偏郤時會一禮時會之時而逢朝覲其當朝諸侯既備常制見於廟復偕羣后見於壇其不當朝者則惟見於壇若殷同之歲並無當朝諸侯祇見於壇而已其來亦分四時其為壇自必各以其方而不專在南方矣注言之未詳故後人往往敢疑令衆合周禮注覲之則鄭氏於會同之禮未嘗言之不詳也特敖氏以臆說經未足為據耳又褚氏以殷同之歲竝無當朝諸侯與鄭周禮注既朝而為壇合諸侯命政者亦異案周禮十二歲係王巡守之期王巡守則諸侯不來朝矣殷同係因王不巡守而為同禮以與諸侯相見則諸侯自於壇朝不於廟朝若六服盡來既行受贄受享之禮於廟復行奠玉將幣之禮於壇不亦煩瀆乎褚氏之言自於經合也云宮謂壝土為埒以象牆壁也者案埒設文庳垣也殷氏注云卑垣延長而齊等若一是之謂埒掌舍為

壇壝宮鄭注云平地築壇又委壝土起堳埒以爲宮又凷
人注云委土爲墠壇是壝爲委土之名凡宮必有牆圍繞
於外此無牆但於壇之外起土委於地爲卑垣以象牆壁
也云爲宮者於國外春會同則於東方夏會同則於南方
秋會同則於西方冬會同則於北方者以會同諸侯來者
衆多城中恐不足容之故於國外又見下經先言拜日於
東門外故知春會同則於東方夏秋冬以此推之可知矣
鄭注司儀職云天子春帥諸侯拜日於東郊則爲壇於國
東夏禮日於南郊則爲壇於國南秋禮山川邱陵於西郊
則爲壇於國西冬禮月四瀆於北郊則爲壇於國北亦據
下經言也云八尺曰尋十有二尋則方九十六尺也者八
尺曰尋詳公食大夫禮十有二尋蓋縱橫皆十二尋故注
以爲方九十六尺此謂壇之下等其廣如是也云深謂高
也從上向下曰深者據校勘記增向下二字謂從堂上向
下至地其高四尺也云司儀職曰爲壇三成成猶重也者
此經但言深四尺不言重故引司儀文證之成猶重也謂
三成爲三重本司儀先鄭注也云三重者自下差之爲三
等而上有堂焉堂上方二丈四尺上等中等下等毎面十
二尺者三重卽三等下等廣於中等中等廣於上等故云
自下差之爲三等也三等而上有堂則堂在三等之上矣

堂上方二丈四尺其下三等每面十二尺兩面加二十四
尺則上方上等當方四十八尺中等當方七十二尺下等當方
九十六尺矣盛氏云堂上以祀方明弁王立之所云方明
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上下四方之神者所謂明神也
者言方明為上下四方神明之象而上下四方之神即司
盟所謂明神也司盟云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彼注云
明神神之明察者是也云會同而盟明神監之則謂之天
之司盟者襄十一年左傳云司慎司盟明神殛之服注二
司天神是為天之司盟也鄭意蓋以方明即司盟褚氏申
之曰方明固為上下四方之神盟時即為司盟之神二而
一也但方明不尊為盟設曲禮云涖牲曰盟會同有不盟
者據春秋傳云不協而盟是協則不盟矣云有象者猶宗
廟之有主平者言為方明之象以依神亦猶宗廟設主以
依神也鄭注司盟職云覲禮加方明於壇上所以依之也
是也云王巡守至於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為此宮以見
之者如舜典王制言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覲諸侯五
月至南嶽八月至西嶽十有一月至北嶽皆如之是也知
亦為此宮者據尚書大傳云維元祀巡守四嶽八伯壇四
奧是知亦為壇為宮也又左傳王巡虢守虢公為王宮于
玶亦其一證但會同壇於國門之外巡守壇於方嶽之下

爲異耳云司儀職曰將會諸侯則命爲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者引以證會同爲壇見諸侯之事但彼本文會作合命作令會與合命與令義亦通也

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

六色象其神六玉以禮之上宜以蒼璧下宜以黃琮而不以者則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也設玉者刻其木而著之

疏 正義曰校勘記云注而不以下通典有此字○此節詳方明之形制案竹書紀年大甲十年大饗于大廟○初祀方明漢書律曆志伊訓篇曰伊尹祀于先生誕資有牧方明則祀方明之禮殷已有之矣方明以方四尺之木爲之上下四方共有六面設六色者每面各設一色以象其神設六玉者每面各設一玉以爲之飾方明不必定指日月山川蓋言上下四方而六合以內之神悉該之矣會同特加於壇而祀焉其典至重其物至貴飾以玉焉宜也孟康漢書音義曰方明者神明之象也以木爲之畫六采然則六色畫之於木歟聶氏三禮圖引舊圖云方明者四方神明之象用槐木爲之未知然否秦氏蕙田云六

色先東南面北而後上下六玉先上下而後南面北東變
文無義例也　注云六色象其神是也云六玉以禮之則
非且與下設玉者刻其木而著之之說不合上節言加方
明于壇上此節因釋方明之形制非以禮神也下經反祀
方明乃是禮神之事注云刻其木而著之賈疏謂刻木安
於中是也然禮神用玉多矣未有刻而著之於木者既云
刻其木而著之則是以玉飾木非禮神明矣郝氏敬云設
六玉每方以其玉甬木上張氏爾岐云以刻木爲陷而飾以
玉皆不從注禮神之說也大宗伯職曰以玉作六器以禮
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
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係言禮玉與此
別不過璋琥璜圭名偶同耳注云上宜以蒼璧下宜以黃
琮而不以者則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也者鄭注大
宗伯以天爲天皇大帝地爲崐崘故以爲神之至貴鄭不
知言上下四方則天地之神亦在其中矣奚焉區別乎總
之大宗伯所言係禮神之玉此係飾方明之玉二者不容
合爲一鄭欲依彼爲解故語多出入敖氏遂以彼禮玉爲
方明之玉褚氏云經言設六玉與六色之木相配竝不言
禮神也又蒼璧不可以爲圭黃琮不可以爲璧夫人而知
之也敖氏乃欲以大宗伯職所謂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

方者當之未免附會牽合今案褚說是也**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置於宮者建之豫爲其君見王之位也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東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尚左者建旂公東上侯先伯伯先子子先男男而位皆上東方也諸侯入壝門或左或右各就其旂而立王降階南鄉見之三揖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見揖位乃定古文尚作上

〔疏〕正義曰注尚左者毛本者作皆校勘記云徐本無皆字陳閩葛本集釋通解俱作者與疏合楊氏作皆今案嚴本作者戴校集釋云作皆訛土揖庶姓毛本土誤上校勘記云嚴徐陳本集釋通解俱作士閩葛俱誤作士○云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者上介諸侯之上介也云奉其君之旂則似旂各以其國爲議故賈疏謂與銘旌及杠軍徽幟同然謂以尺易仞小而爲之恐非司常云諸侯建旂又云凡祭祀各建其旗會同賓客亦如之是會同各建其旂不閭小爲之也李氏集釋引摯虞曰建旂者所以殊爵命示等威也又引詩曰君子至止言觀其旂今案周禮典命云上公車旗以九爲節侯伯以七爲節子男以五爲節大行

入云　上公建常九斿侯伯七斿子男五斿是旂以爵命爲殊也　注云置於宮者建之豫爲其君見王之位也者以下云公侯伯子男等就旂而立必旂已建而後可就是建之在先故云豫爲其君見王之位也經云置注云建一也云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及諸侯諸伯諸子諸男面位鄭皆據大戴禮朝事儀而言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其位亦如此云尚左者建旂公東上侯先伯伯先子子先男而位皆上東方也者盛氏世佐云尚左者據王而言也王南鄉以東爲左故諸公北面者東上諸侯在諸伯之東諸子在諸男之東是皆以左爲上也云諸侯入壝門或左或右各就其旂而立者以旂在左者趨而左旂在右者趨而右故云或左或右也經雖有四門但據司儀王南鄉則諸侯均當自南入也秦氏蕙田云會同爲宮方三百步六尺爲步則方二百二十五尋也壇方十二尋居宮之中央壇之下距壝門一百六尋有四尺則公侯伯子男立位在焉上介奉旂而置於宮者是也云王降階南鄉見之三揖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見揖位乃定者案司儀云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鄭注謂王[illegible]祀方明諸侯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於宮乃詔王升壇諸侯皆就其旂而立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東階之

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東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王揖之者定其位也庶姓無親者也土揖推手小下之也異姓昏姻也時揖平推手也天揖推手小舉之據此注是王升壇在先諸侯乃入門就旂而立也鄭以彼經據王而言此經據諸侯而言其儀則一故兩經互引為證但注云見揖位乃定則似諸侯初入門時就旂而立皆北面既揖乃各如其面位以燕禮卿大夫入門皆北面公降揖之卿乃西面北上大夫北面少進推之可知也又司儀南鄉見諸侯不云降階此注云降階者亦約燕禮而知也云古文尚作上者胡氏承珙云案上下字作上尊尚字作尚鄭從今文作尚者取其

四傳擯

王既揖當文易曉耳敖氏必以上義優於尚非矣

五者升壇設擯升諸侯以命同之禮其奠瑞玉及享幣公拜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擯者存延之升堂致命王受玉撫王降拜於下等及請事勞皆如覲禮是以記之覲云四傳擯者每一位畢擯者以告乃更陳列而升其次公也侯也伯也各一位子男俠門而俱東上亦一位也至庭乃設擯則諸侯初入門王官之伯帥之耳古文傳作傅

【疏】正義曰注王受王撫玉毛本誤作撫王校勘記云嚴徐閣監葛本集釋通解俱作撫玉陳本受玉撫王俱作王尤誤

皆如覲禮閻葛皆俱誤者而俱東上閩本上誤作士張氏曰注曰王官之伯帥之耳古覲國所校監本改王爲曰末知執據篇末之注有是王官之伯會諸侯而盟從諸本官通解作宮古文傳爲傳重脩監本傳誤刻作傳○傳擯者設擯而傳命與旅擯異義見前云王旣揖五者升壇設擯升諸侯以會同之禮者謂王從壇降揖五等諸侯旣揖乃復升壇於是設擯傳告五等諸侯使升壇行會同之禮也云其奠瑞玉及享幣公拜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者據司儀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而言也但彼文不言拜此言上拜者案彼注云上等中等下等者謂所奠玉處也又云諸侯各於其等奠玉降拜升成拜明臣禮也旣乃升堂授王玉聶氏三禮圖云公奠玉於上等降拜於中等侯伯奠玉於中等降拜於下等子男奠玉於下等降拜於地於地及升成拜皆於等之處又云或可奠玉降拜者皆降於地升成拜於奠玉之處也今案聶氏云降拜之說以後說爲長其前說則仍司儀賈疏之文耳臣之拜君以下爲敬自應皆降拜於地其升成拜則俱謂於奠玉之處據鄭彼注云旣乃升堂授王玉上升成拜不言升堂則亦謂於奠玉處拜也然則此注所云公拜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者謂奠玉幣及升成拜

公皆於上等侯伯皆於中等子男皆於下等也妻氏兆錫
云見以土時天之三揖以尙親而拜以上中下之三等以
尙爵是也云擯者由延之升堂致命王受玉撫玉降拜於
下等及請事勞皆如覲禮者謂上云於上等中等下等者
係會同之禮在壇與覲異至擯者延之升堂致命以下諸
儀節則皆與覲禮同受玉謂覲時撫玉謂享時典瑞職云
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朝
覲宗遇會同于王是會同亦執瑞玉與覲同司儀又云其
將幣亦如之鄭注將幣享也是會同亦行享禮與覲同降
拜於下等等字係涉上文下等而衍降拜於下即降拜於
地也若以爲下等則義有難通矣請事勞謂覲時肉袒請
事及王勞之也會同以發禁施政其禮較大於覲亦必有
告聽事及王勞之禮以上各事擯者由延之曰升此會同
亦然故云皆如覲禮也云是以記之覲云者以會同之禮
略與覲同故記之於覲是鄭亦以諸侯覲於天子以下爲
記也云四傳擯者每一位畢擯者以告乃更陳列而升其
次公也侯也伯也各一位子男俠門而俱東上亦一位也
者鄭以公侯伯三次傳擯子男同一次傳擯爲四傳擯敖
氏則以一朝三享爲四傳擯諸氏云注四位之說本於孟
子夫有所受之也禮經釋例云敖氏以五等之位皆北面

爲一列又以一朝三享爲四傳擯皆與莊異竊謂五等之爵不應無差等亭時亦不應升拜注說不可易也秦氏蕙田亦以敖說爲非云至庭乃設擯則諸矦初入門王官之伯帥之耳者謂如康王之誥大保帥西方諸矦入應門左畢公帥東方諸矦入應門右是也至庭乃設擯對覲禮門外設擯言之必知至庭乃設擯者以司儀云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在王見諸矦三揖之後故知諸矦入門時未有擯也云古文傳作傳者胡氏承珙云傳與傳聲義皆不相近自由形似而誤周禮訓方氏誦四方之傳道注故書傳爲傅杜子春云傳當爲傳書亦或爲傳是也

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于東門之外反祀方明

此謂會同以春者也馬八尺以上爲龍大旂大常也王建大常繆首畫日月其下及旒交畫升龍降龍朝事儀曰天子冕而執鎭圭尺有二寸繅藉尺有二寸搢大圭乘大路建大常十有二旒樊纓十有再就貳車十有二乘帥諸矦而朝日於東郊所以教尊尊也退而朝諸矦由此二者言之已祀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矦也凡會同者不協而盟司盟職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書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旣盟則藏之言北面詔明神則明

神有象也象者其方明乎及盟時又加【疏】正義曰載大旂
於壇上乃以載辭告焉詛祝掌其祝號毛本旂作旆校
勘記云唐石經集釋通解楊敖俱作旂注同與疏合張氏
曰載大旆諸本旆作旂從諸本今案陳鳳梧本經注俱作
旂玉海引亦作旂嚴本經作旆注作旂黃氏丕烈云旂是
旆誤注王建大常毛本大誤太下同校勘記云案大讀如
字大常猶大旂也今人讀他蓋切非是繫藉嚴徐閩葛俱
從竹作籍黃氏丕烈云藉譌爲籍形涉而誤又校勘記云
由此二者由閩葛俱誤作日不協而盟協閩本誤作僞毓
盟則藏之盧文弨云藏是戴校集釋依本文改貳但疏云
司盟之官覆寫一通自藏擬後覆驗則注疏本自作藏然
藏即是貳兩者俱可通而藏字義較顯今案嚴本作藏仍
之○此謂天子會同之日先拜日而後朝諸侯也依行禮
節次此當在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之前因奉旂就
旂連敘爲順而就旂而立及四傳擯四時會同之禮皆同
拜日禮日禮月四瀆禮山川丘陵四時有異故先以同者
敘於前而以其異者退敘於後此記者敘次之法後儒多
誤駁注說詳下天子乘龍乘路車而駕龍馬也載大旂載
之於車也象日月升龍降龍言繪日月升降龍之象於旂
也出謂自國而出也拜日于東門之外謂王城東門外也

反祀方明謂既拜日而反乃於壇祀方明也上言加方明于其上未祀也此乃祀之既祀乃朝諸侯傳擯也　注云此謂會同以春者也者會無常期有以春者有以夏秋冬者同則不巡守之歲春東方諸侯來夏南方諸侯來秋西方諸侯來冬北方諸侯來此云拜日于東門之外故知謂會同以春者也云馬八尺以上爲龍者周禮廋人職文云大旂大常也者案周禮司常云日月爲常交龍爲旂則旂與常別此云大旂大常者對文異散則通桓二年左傳三辰旂旗服氏注云九旂之總名是九旂總名旂旗故常亦得稱旂云王建大常者司常職文引以證大旂之爲大常也云繆首畫日月其下及旂交畫升龍降龍者白虎通引禮記曰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傳曰天子升龍諸侯降龍是日月升龍降龍皆畫於旂也旂之正幅爲繆下屬爲旂爾雅纁帛繆郭注云繆衆旂所著是旂屬於繆也經先言日月次言升龍降龍故知日月畫於繆首而其下及旂畫升龍降龍也郊特牲曰旂十有二旂龍章而設日月謂此也司常但云日月不云升龍降龍者九旂之制上得兼下下不得兼上故以日月與交龍對言也引大戴禮朝事儀者以朝日之事與此同故引以爲證云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繅藉尺有二寸搢大圭者玉藻云天子

王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郊特牲云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玉藻又云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鄭注端當爲冕貫疏遂以朝事儀所云冕爲玄冕今粲覲服袞冕則會同不得服玄冕玉藻玄冕朝日鄭注以爲春分朝日之禮與此異典瑞王晉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鄭注晉讀爲搢搢謂插於紳帶之間玉人職曰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鄭注此篇有繅云繅所以藉玉廣袤各如其玉之大小故鎮圭尺有二寸繅藉亦尺有二寸也云乘大路建大常十有二旒樊纓十有二就者大路玉路也周禮巾車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旒以祀鄭注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也纓今馬鞅皆以五采罽飾之就成也云貳車十有二乘者貳車副車也大行人上公貳車九乘故王十二乘哀七年左傳云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故天子服物多用十二也云帥諸侯而朝日於東郊者朝日於東郊與此經拜日于東門之外一也郊在國門外云東郊則知東門之外爲王城東門外鄭注玉藻云東門謂國門是也敖氏乃以東門爲郎此宮之東門非矣云所以敎尊尊也者典瑞鄭注云王朝日者示有所尊訓民事君是敎尊尊之義也云退而朝諸侯者以上

皆朝事儀文彼文退而朝諸侯下卽云爲壇三成宮旁一
門則知退而就壇朝諸侯矣云由此二者言之已祀方明
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也者言朝事儀朝諸侯在朝日之
後而此經拜日之後卽祀方明是已祀方明乃見諸侯也
王制孔疏據此注申之謂未祀方明未有見諸侯之事皇
氏以爲未祀方明之前已見諸侯非也云凡會同者不協
而盟又引司盟職文者不協而盟左傳文見前謂凡會同
雖不盡盟而有不協者則會同之後必盟故引司盟文以
證之也云司盟職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
書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旣盟則藏之者桼周禮本文載
下無書字又藏作貳云言北面詔明神則明神有象也象
者其方明平者鄭意欲解方明與司盟之明神爲一與上
諸侯覲于天子節注意略同故言詔明神必有象乃可詔
則此方明者卽明神之象也云及盟時又加於壇上乃以
載辭告焉者言會同之禮先祀方明旣祀徹之而朝諸侯
若有盟則於盟時加之方明於壇上以載辭告焉云詛祝
掌共祝號者桼周禮詛祝云掌盟詛類造攻說禬禜之祝
號鄭注入者之辭皆所以告神明也其職又云作盟詛之
載辭是引以證盟時以載辭告之義也○桼鄭注據朝事
儀考之謂已祀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又謂此言拜

日于東門之外爲春會同之禮下禮日于南門外禮月與四瀆于北門外禮山川丘陵于西門外爲夏冬秋會同之禮其說至精確敖氏乃謂此言已受諸侯之朝享乃帥而拜日其節與朝事儀不同又謂禮日于南門外以下三禮皆與上事相屬而舉之盛氏世佐從其說以鄭注爲非姜氏兆錫至以此訾鄭之踦駁今引諸儒之說正之張氏爾岐云推其次第上介先期置旂質明王帥諸侯拜日東郊反祀方明二伯帥諸侯入壝門王降階南鄉三揖諸侯皆就其旂而立乃傳擯褚氏云此及下兩節行禮次第當在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之前東門王城東門也先拜日于東門外乃至壇祀方明然後徹方明朝諸侯或有盟誓之事則朝畢復加方明節次宜如是若先受朝而始拜日祀方明恐非敬神之道夏秋冬以此推之若如敖氏不分四時專就壇宮三百步之地一日而徧韜五瑞姑無論日力不給也卽如此日受朝之後乃始出壇東門而拜日復反而祀方明又至南門重禮已拜之日乃越西門至北門而禮月與四瀆終乃旋至西門以祀山川丘陵其紛襍無緒甚矣周公制禮夫豈其然秦氏蕙田云敖氏謂此三禮者皆與上事相屬則是於拜日祀方明之後復舉之旣拜日東門外又禮日南門外一事而再祭毋乃數而瀆乎

以上三說皆辨正敖氏之失而褚氏之說尤詳備其有功經注大矣

禮日于南門外禮月與四瀆于北門外禮山川丘陵于西門外

此謂會同以夏冬秋者也變拜言禮者容祀也禮月於北郊者月大陰之精以為地神也盟神必云日月山川焉者尚著明也詩曰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春秋傳曰縱子忘之山川神祇其忘諸乎此皆用明神為信也

疏 正義曰注夏冬秋校勘記云賈疏作秋冬今案作冬秋是也詳下又容祀也毛本容作客校勘記云嚴本集釋通解俱作容與單疏述注合通典作客祭誤今案毛氏作客者傳寫之譌耳又大陰之精嚴本集釋俱作大毛本作太據釋文大史音泰注云後之大陰同則作大是下同○此亦就其異者言之也上言天子車旂之制及反祀方明此三時會同禮亦皆如之惟夏則禮日于南門外冬則禮月與四瀆于北門外秋則禮山川丘陵于西門外與春拜日于東門外異故特記之也祀方明係總祀羣神於壇此則各就其方位拜禮之四瀆爾雅釋水云江河淮濟為四瀆四瀆者發原注海者也丘陵詳下節郝氏敬云日爲陽精故於南月與四瀆陰之精故於北山川丘陵主成物故於西王氏士讓云日大陽之精拜於東而禮於南皆陽方

也月大陰之精四瀆爲極陰故同配北方月又尊故先言之山川丘陵出雲見風雨爲微陰故同配西方也　注云此謂會同以夏冬秋者也者上拜日東門外爲春會同之禮則此三者爲夏冬秋會同之禮明矣鄭於司儀注言待詳已見前經言南北西故注言夏冬秋淺人謂爲秋冬誤倒非也云變拜言禮者容祀也者鄭意以此拜與禮當有祀事但言拜則祀不見言禮則祀見故云變拜言禮容祀也秦氏蕙田云上言拜此言禮互文見也云禮月於北郊者月大陰之精以爲地神也者日爲大陽之精月爲大陰之精淮南子說文等書多言之春秋感精符日月者陰之精地之理鄭注禮記以日爲天神故以月爲地神也言此者見日月同尊故言禮日即言禮月解經先北於西之意四瀆與月同禮於北而川不於北者敖氏云四瀆尊空避之是也然丘陵亦山類四瀆亦川類故下注以日月山川括之云盟神必云日月山川焉者尚著明也者即司盟注明神之明察者謂日月山川是也引詩者王風大車篇文引春秋傳者定元年左傳宋仲幾語然傳文本作山川鬼神此引作山川神祇似神祇是也云此皆用明神爲信也者言詩與傳皆用著明之神爲信之事也鄭意益以會同必有盟此經於上下四方之神獨禮日月山川故引詩

傳反復申明以為盟神之證焉耳然祀方明與拜禮日月山川原係兩事祀方明凡會同皆然拜禮日月山川則各因其方位行之春夏不必禮月山川秋冬卽不必禮日且亦不專為盟禮之卽不盟亦然方明為上下四方之神則日月山川亦在其中然不可專以方明為日月山川之神也○案敖氏誤以此三禮皆與上事連舉辨見上又注容祀二字俗本誤作客祀張氏爾岐據之遂作主客之客解為儀禮集編所譏則讀書校訂之功不容少矣

右會同之禮

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升沈必就祭者也就祭則是謂王巡守及諸侯之盟祭也其盟揭其著明者燔柴升沈瘞祭禮終矣備矣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宗伯職曰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則燔柴祭天謂祭日也柴為祭日則祭地瘞者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也王制曰王巡守至於岱宗柴是王巡守之盟其神主日也春秋傳曰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而傳云山川之神是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也月者大陰之精上為天使臣道莫貴焉是王官之伯會諸侯而盟其神主月與古文瘞作殪

正義曰注其盟愓其著明者毛本愓作揭下其字賈疏
[疏]作於校勘記云揭嚴徐陳本通解俱作愓與單疏述注
合集釋楊氏从手案釋文音苦盇反是讀爲忨歲愒日之
愓明係愒字今本釋文亦誤作揭唯宋本不誤或曰愓當
作揭職金注曰今人之書有所表識謂之楬櫫今案陳鳳
梧本亦作愓下其字嚴本及各本俱作其從嚴本又主山
川也毛本主誤上校勘記又云月者通解者作乃是王官
通解王作五○此經言巡守祭祀之禮與上異上不言祭
天地又川與四瀆分禮此言祭天地祭山丘陵川不及四
瀆蓋巡守但就所過山川祭之四瀆不必兼祭矣其敘於
覲禮之末者以巡守至方岳有覲諸侯之事故因會同而
並記之也張氏爾岐云此言天子巡守四岳各隨方向祭
之於山言升於川言沈是就其處而舉此禮故知是王者
巡守之事鄭前注云王巡守至於方岳之下諸侯會之亦
爲此宮以見之爲此經設也秦氏蕙田云案此經自諸侯
覲于天子以下論會同之禮此條謂王巡守覲諸侯之禮
也王巡守諸侯來覲爲壇鐀宮加方明四傳擯皆與時會
殷同之儀同但會同則拜日及禮日月山川丘陵四瀆而
已巡守則祭天地其禮尤大故特記之尚書曰歲二月東
巡守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王制曰歲二月東巡守柴

而望祀山川觀諸侯郊特牲曰天子適四方先柴又柴此巡守祭天與山川之明文經傳雖不言祭地然有柴有望則有瘞從可知蔡氏晉云舜典王制所謂柴望既祭天自未有瘞不從祭地者此云祭地瘞可補二經之缺今案王制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社即祭地巡守將出而祭地則所至亦必祭地明矣詩序云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般巡守而祀四岳河海也皆爲此經之證祭法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是每歲常祭之禮爾雅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薶祭山曰庪縣祭川曰浮沈是泛釋祭名周禮大宗伯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是總言祀天神祭地祇之禮皆與此別燔柴郭注爾雅云既祭積薪燒之鄭注周禮禋祀實柴槱燎云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鄭司農云實柴實牛柴上也是三祀皆積柴加牲其上而燒之惟玉帛或有或不有耳案肆師云立大祀用玉帛牲牷鄭司農云大祀天地則此燔柴祭天當玉帛牲俱有矣柴說文作祡云燒柴尞祭天也引虞書亦作祡庪縣郭注云或庪或縣置之於山山海經曰縣以吉玉是也此不云庪縣而云升者以巡

守兼有封禪之事鄭時邁箋云天子巡行邦國至於方岳
之下而封禪也白虎通封禪篇云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
泰山何報告之義也封禪以告太平也又云升封者增高
也禮器因名山升中於天鄭注名猶大也升上也亦引孝
經說曰封乎泰山是其言升之義也祭山兼言丘陵者說
文丘土之高也非人所爲也陵大阜也是丘陵謂山之高
大者考工記王人職曰天子以巡守宗祀以前馬鄭注禮
王過大山川則大祝用事焉將有事於四海山川則校人
飾黃駒是巡守過大山川皆祭之也浮沈郭注云投祭水
中或浮或沈此但言沈者周禮小子職云凡沈辜侯禳飾
其牲鄭司農云沈謂祭川大宗伯注亦云祭川澤曰沈是
也瘞埋郭注云皃祭埋藏之此但言瘞者鄭注禮運云埋
牲曰瘞瘞與埋義一耳司巫職曰凡祭事守瘞鄭注瘞
謂若祭地祇有埋牲玉者也守之者以祭禮未畢若有事
然祭禮畢則去之是祭地言瘞也　注云升沈必就祭者
也就祭則是謂王巡守及諸侯之盟祭也者案山川各有
主名各有處所不比戴天履地四方皆同也經言山川是
就其山之處升祭之言沈則是就其川之處沈祭之故云
必就祭也注以就祭謂王巡守是矣而以爲及諸侯之盟
祭也則非禮曰天子祭天地祭山川諸侯祭山川而巳諸

侯之盟何得祭天地也云其盟偈其著明者段氏玉裁云
字作偈從心義作揭從手揭者舉也偈蓋揭字之假借應
基竭切而陸氏乃苦蓋反賈疏亦不定偈字之義皆其疏
也今案揭其著明卽上注盟神倘著明之義云燔柴升沈
瘞祭禮終矣備矣者郭璞謂燔瘞拄旣祭之後卽注所謂
終也天地山川四者皆舉所謂備也注引郊特牲及宗伯
職文以證祭天之爲祭日又以柴爲祭日推之謂瘞亦祭
月又因經言祭天地不言祭日月復云日月而云天地靈
之也展轉申說義多未安又引王制以證王巡守之盟其
神主日引春秋傳以證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今案王制
注以柴爲祭天告至其說自當左傳晉文公爲踐土之盟
拄僖二十八年莅無山川之神語未知鄭何所據又云月
者大陰之精上爲天使臣道莫貴焉者案淮南子云月者
大陰之精又云日月天之使也是鄭所本言此以證王官
之伯會諸侯而盟其神主月義多牽合陳氏祥道云經言
祭天而鄭氏言祭日經言祭地而鄭氏言祭月且方明以
象上下四方而經傳凡言主盟者多稱明神日司愼司盟
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齊語桓
公與諸侯約誓於上下神祇則諸侯之盟共特主山川也
鄭氏謂王之盟主日諸侯主山川王官之伯主月其禮無

據秦氏蕙田云鄭氏據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因謂燔柴祭日瘞祭月但周禮禋祀實柴槱燎三者自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皆同之謂日月皆燔柴則可謂祭日燔柴祭月瘞則不可以祭月為瘞日者鄭之臆說也燔柴與瘞自是巡守告祭天地之禮非祭日月以為盟神不得與方明牽合為一且日月天神非地示也祭天可以主日祭地必不可以主月據祭義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祭天則祭日月從祀故言祭天可以包日月不得以日月而冒天地之稱也今案此節注本支離陳氏秦氏駁之甚是鄭氏之意蓋謂會同巡守必有盟故前後注多謂日月山川為盟神以祭方明不知會同因有不盟者至巡守以考制度須政教竝非為盟而起必以盟言之誤矣云古文瘞作嫕者胡氏承珙云爾雅孫注云瘞者翳也旣祭翳藏地中也大雅皇矣其菑其翳釋文翳韓詩作嫕釋名嫕翳也就隱翳也是瘞嫕二字聲同義亦可通故古文假嫕為瘞鄭從今文者用其正字

右巡守之禮

記　疏正義曰校勘記云記徐本要義俱作設案此下三句為記記文無疑石經補缺亦作記徐本作設設者始因注

而誤也嚴本與徐本同○今案黃氏現刻嚴本作記不作設不知校勘記何據云然○或以記字竝在諸侯覲于天子之上似是詳前今未敢移易而附其說於此

几俟于東箱 王即席乃設之也東箱東夾之前相翔待事之處

〔疏〕正義曰校勘記云几俟石經補缺徐陳閩葛俟俱誤作侯集釋通解俱作俟今案嚴本作侯　注云王即席乃設之也者儀禮几為神則几席並設為人則先布席而後設几聘禮几筵旣設損者出請命注云有几筵者以其席受並依神也是為神几席並設也又宰夫徹几改筵注云將禮賓徹神几改神席更布也賓席東上又公迎賓入升公受宰夫几執以授賓賓詞受于筵前北面而設几是為人先布席而後設几也旣禮禮賓亦然有司徹司宮筵于戶西南面注為尸席也又主人迎尸升堂執几授尸尸受賓于筵上是布席在先設几在後矣此云侯故知侯王即席乃設之也几即左右几也設之者司几筵也敖氏謂天子登席於旣設几之後此云侯于東箱指未設几之前而言案旣設几而後登席則無所肩其侯矣敖說非也云東箱東夾之前相翔待事之處者案東箱即東夾注乃云東夾之前則是以東箱為東堂矣詳特牲

几席兩敦杖西堂下釋名云翔佯也相翔猶相佯也相佯亦作相羊亦作倘佯後漢書注相佯猶徘徊也文選注倘佯猶徘徊也又云倘佯猶翱翔也漢書注相羊翱翔也然則鄭意蓋謂東夾之前可以徘徊待事故云相翔待事之處也公食禮公揖退于箱注云箱東夾之前俟事之處與此一也賈疏云覲在文王廟中案此鄭周禮注宗廟路寢制如明堂明堂有五室四堂無箱夾此有東夾者周公制禮據東都乃有明堂此文王廟仍依諸侯之制是以有東夾室若然樂記注云文王廟爲明堂制者彼本無制字直云文王廟爲明堂今案玉藻疏以此記東箱爲記人之誤非是據上經設斧依于戶牖之間則亦是中央室左右房之制與明堂五室異矣詩斯干箋云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孔疏云顧命說成王崩陳器物於路寢云西房東房鄭志荅趙商云成王崩之時在西都文王遷豐作靈臺辟廱而已其餘猶諸侯制度故喪禮設衣服之處有夾室與東西房也周公攝政致太平制禮作樂乃立明堂於王城如鄭此言則西都宗廟路寢依先王制不似明堂此言如明堂者鄭志荅張逸云周公制禮土中洛誥王入大室祼是也顧命成王崩於鎬京承先王宮室耳宣王承亂未必如周公之制以此二荅言之則鄭意以文王未作明堂其廟寢

如諸侯制度及周公制禮建國土中以雒邑為正都其明
堂廟寢天子制度皆在王城為之其鎬京先王之宮室尚
新周公不復改作故成王之前有二房之位由承先王之
室故耳及厲王之亂宮室毀壞先王作者無復可因宣王
別更修造自然依天子之法故知宣王雖在西都其宗廟
路寢皆制如明堂不復如諸侯也此疏較賈疏尤詳鄭志
答趙商張逸問二條書顧命疏禮記玉藻疏亦引之足證
觀在文王廟云戶牖之閒與東箱猶據西都宮室制度言
之
也

偏駕不入王門

在旁與己同曰偏同姓金輅異姓象輅
四衛革輅蕃國木輅駕之與王同謂之
偏駕不入王門乘墨車以朝【疏】正義曰注在旁毛本杜誤
是也偏駕之車舍之於館與左校勘記云監本本集釋通
解楊氏俱作楊在與疏標目合與王同王重脩監本作主謂
之偏駕集釋楊氏俱重偏字不入王門入重脩監本誤作
人今案嚴本作在又偏字不車從嚴本又輅集釋俱作路
云在旁與己同曰偏同姓金輅異姓象輅四衛革輅蕃
國木輅駕之與王同謂之偏駕者案同姓金路據巾車云
金路同姓以封是同姓之國乘金路也以下俱見巾車職
巾車又云玉路以祀此五路王備乘之諸侯止得駕其一
與王同故謂之偏駕禮記仲尼燕居曰達於樂而不達於

謂之偏鄭注偏不備耳國語注偏偏有一也是也列子注訓偏爲邊是鄭言在旁與己同之義云不入王門乘墨車以朝是也者據上經朝時乘墨車是金路象路之等不乘以入王門矣云偏駕之車舍之於館與者此無正文但既不入王門自舍於館矣盛氏世佐云王門王城門也不入者以其疑於天子也然則諸侯在天子之國乘墨車不猶朝時爲然故記著之方氏苞曰入王都而羣駕天子之車則使人疑故五等之國乘墨車所以彰臣節定民志也不入王門則於畿內得乘可知矣今案上經乘墨車鄭注云入天子之國車服不得可盡同也是諸侯在天子之國不得乘金路等車矣盛氏方氏之說是也

奠圭于繅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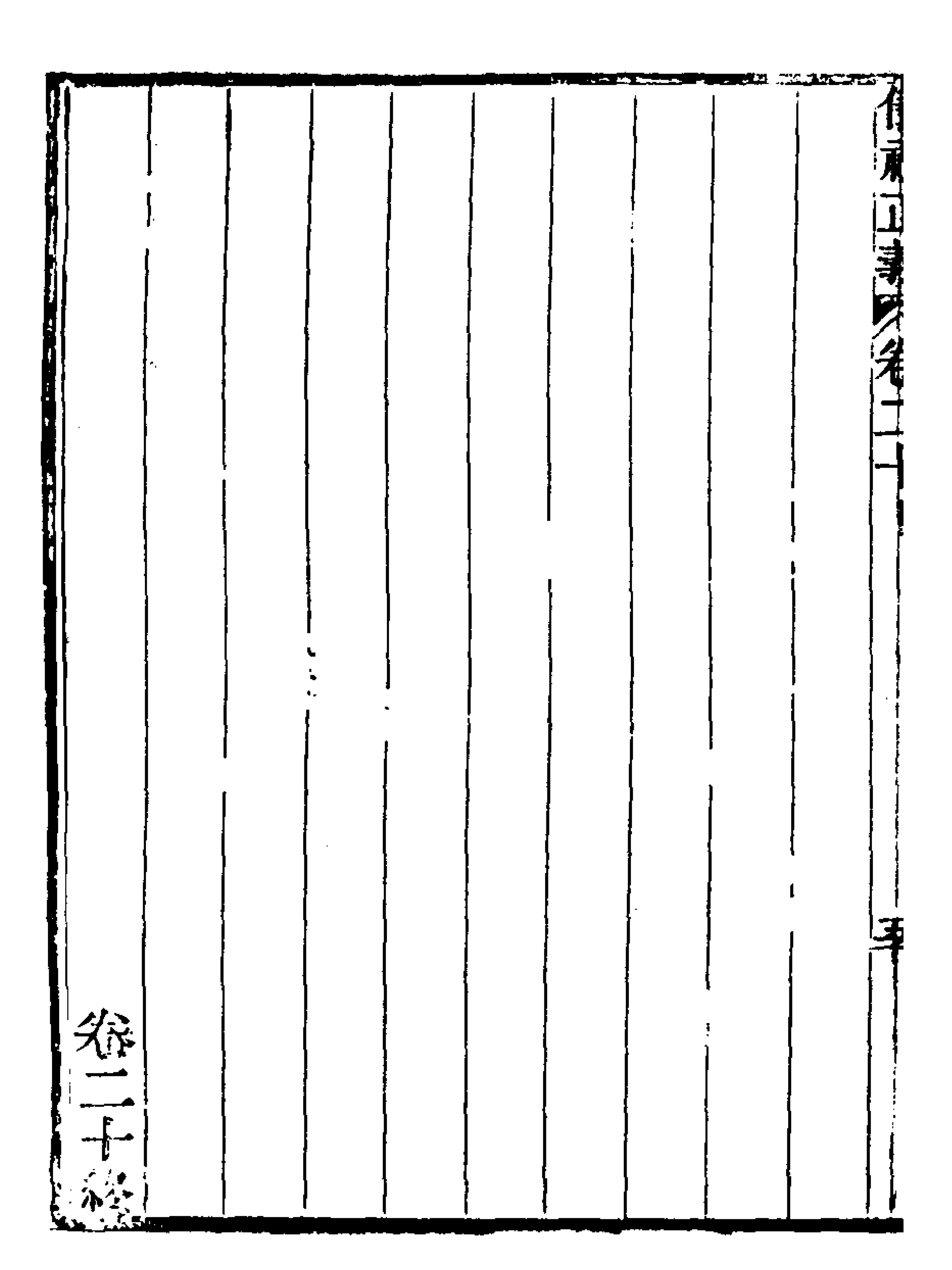
謂釋於地也古文繅作璪

【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末古文繅作璪五字諸本俱脫嚴本有○上經乃朝以瑞玉有繅此云奠圭于繅上者謂侯氏入門右奠圭於地時以繅爲之藉故記云奠於繅上而注以釋於地解之也云古文繅作璪詳聘禮○淩先生諱廷堪補覲義曰古者天子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是故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而朝凡朝覲宗遇會同於王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

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廟中將幣皆三享諸侯朝于天子曰述職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故曰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受贄於朝受享於廟生氣文也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受摯受享皆於廟殺氣質也覲禮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也於天子賜舍使侯氏卽安也天子袞冕負斧依鄉明出治象天道也侯氏禆冕入門右所以承天象地道也覲用命圭特達禮以少爲賓也享用束帛加璧有庭實隆殺之義也奠圭于堂下擯者辭然後升致命降階再拜稽首送玉擯者辭然後升成拜覲禮盛侯氏先以臣禮見天子以客禮受之也三享皆中庭奠幣升堂致命降階再拜稽首不復升成拜者享禮殺至乎爲臣也享畢不禮賓天子尊也不覲侯氏自來非使人也禮畢乃右肉祀於廟門之東天子威諸侯也賜侯氏以車服天子懷諸侯也或曰奠圭降拜升成拜明臣禮也肉祀入門而右以聽事也饗禮乃歸賓客之道也時會殷同之禮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古者諸侯不順服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旣朝覲王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謂之時會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旣畢王亦爲

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謂之殷同方明
設六色六玉者禮天地四方也覲受之於廟會同受之於
壇文質相變也上公建常九斿侯伯建常七斿子男建常
五斿故曰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也拜日于東門之
外日生于東也禮山川丘陵于西門外山川導自西也禮
日于南門外就陽位也禮月與四瀆于北門外就陰位也
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本乎天者親上也祭川沈祭地瘞
本乎地者親下也天子將行會同之禮必先朝覲諸侯於
廟故孔子曰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爲其相者諸侯之卿
大夫士也故曰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朝
覲宗遇常禮也會同大禮也朝覲宗遇之於會同如祠禴
當烝之於禘祫也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
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
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
大雅曰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言覲禮也又曰王
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玄袞赤舄鉤膺鏤錫鞹鞃淺
韈鞗革金厄言既覲而賜之車服也小雅
曰赤芾金舄會同有繹言會同之禮也

右記 附覲義


卷二十終